



宋史卷三百八十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列傳第一百三十九

何鑄

王次翁

范同

楊愿

樓炤

勾龍如淵

薛弼

羅汝楫

子願附

蕭振

何鑄字伯壽餘杭人登政和五年進士第歷官州縣入
為諸王宮大小學教授祕書郎御史中丞廖剛薦鑄操
履勁正可備拾遺補闕之選即命對鑄首陳動天之德
莫大於孝感物之道莫過於誠誠孝既至則歸梓宮於
陵寢奉兩宮於魏闕紹大業復境土又何難焉帝嘉納

之拜監察御史尋遷殿中侍御史上疏論士大夫心術不正徇虛以掠名託名以規利言不由中而首尾鄉背行險自售而設意相傾者爲事君之失懷險巇之謀行刻薄之政輕儇不莊慢易無禮者爲行己之失乞大明好惡申飭中外各務正其心術毋或欺誕蓋有所指也時遷溫州諸宮殿神像于湖州有司迎奉所過騷然鑄言孝莫大於寧神寧神莫大於得四海之歡心浙東旱荒若加勤動恐道路怨咨乞務從簡約不得過爲騷擾疏奏其事遂已擢右諫議大夫論中興之功在於立志天下之事濟與否在於思與不思願陛下事無大小精

思熟慮求其至當而行如是則事無過舉矣尋拜御史中丞先是秦檜力主和議大將岳飛有戰功金人所深忌檜惡其異已欲除之脅飛故將王貴上變逮飛繫大理獄先命鑄鞫之鑄引飛至庭詰其反狀飛袒而示之背背有舊涅盡忠報國四大字深入膚理旣而閱實俱無驗鑄察其冤白之檜檜不悅曰此上意也鑄曰鑄豈區區爲一岳飛者強敵未滅無故戮一大將失士卒心非社稷之長計檜語塞改命万俟卨飛死獄中子雲斬於市檜銜鑄時金遣蕭毅邢具瞻來議事檜言先帝梓宮未反太后鑾輿尚遷朔方非大臣不可祈請乃以鑄

爲端明殿學士僉書樞密院事爲報謝使鑄曰是行猶顏真卿使李希烈也然君命不可辭旣返命檜諷万俟卨使論鑄私岳飛爲不反欲竄諸嶺表帝不從止謫徽州時有使金者還言金人問鑄安在曾用否於是復使行在力辭乃再遣使金使事祕而不傳旣歸報帝復許以大用又力請祠除資政殿學士知徽州居數月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卒年六十五鑄孝友廉儉旣貴無屋可居止寓佛寺其辨岳飛之冤亦人所難然紹興已未以後徧歷臺諫所論如趙鼎李光周葵范冲孫近諸人

未免迎望風旨議者以此少之至於慈寧歸養梓宮復還雖鑄祈請之力而金謀蓋素定矣先是金諸將皆已厭兵欲和難自已發故使檜盡室航海而歸密有成約紹興以後我師屢捷金欲和益堅至是遣鑄銜命蓋檜之陰謀以鑄嘗爭岳飛之獄而飛竟死使金知之而其議速諧也鑄死四十餘年諡通惠其家辭焉嘉定初改諡恭敏

王次翁字慶魯濟南人聚徒授業齊魯多從遊者入太學貧甚夜持書就旁舍借燈讀之禮部別頭試第一授恩州司理叅軍歷婺州教授辟雍博士出知道州燕雲

之役取免夫錢不及期輒以乏興論次翁檄取屬邑丁籍視民產高下以爲所輸多寡之數約期受輸不擾而集除廣西轉運判官時劇盜馬友孔彥舟曹成更據長沙帥檄漕司預鳩糧芻三十萬以備認發次翁卽以具報吏愕貽次翁曰兵未必發先擾民可乎吾以一路常平上供計之不啻三十萬已而賊不犯境召對論事不合出知處州乞祠歸寓于婺呂頤浩帥長沙辟爲參謀官頃之力乞致仕秦檜召還道出婺次翁見之樓炤言頤浩與次翁同郡頤浩再相次翁貧困至此檜笑曰非其類也檜居朝遂以爲吏部員外郎遷祕書少監除起

居舍人遷中書舍人劉光世除使相奏以文資蔭其子次翁執奏繳還除工部侍郎兼侍講蜀闕帥宰執擬次翁以聞帝以次翁明經術留兼資善堂翊善改御史中丞論趙鼎不法罷知泉州部差李泗爲鄂州巡檢而湖北宣撫使不可次翁言法令沮于下而不知朝廷之尊漸不可長帝令詰宣撫司宣贊舍人陳諤孫崇節卽閣門受旨升轉次翁言閣門徑自畫旨不由三省非祖宗法寢弗命呼延通因內教出不遜語次翁乞斬通以肅軍且言著令寸鐵入皇城者有常刑遂罷內教韓世忠與劉光世張俊與劉錡皆不相能次翁言世忠於光世

因言議有隙俊於綺由措置有睽竊恐綺保一孤壘光
世軍處窮獨俊與世忠不肯急援願遣使切責因用郭
子儀李光弼以忠義泣別相勉者感動之金人敗盟入
侵次翁爲秦檜言於帝曰前日國是初無主議事有小
變則更用他相後來者未必賢於前人而排斥異黨收
召親故紛紛非累月不能定於國事初無補願陛下以
爲至戒無使小人異議乘間而入檜德之先是檜兄子
與其內兄王喚皆以恩幸得官檜初罷政二人擯斥累
年至是次翁希檜旨言吏部之有審量皆暴揚君父過
舉得無傷陛下孝治乞悉罷建炎紹興前後累降指揮

由是二人驟進初次翁旣論罷趙鼎鼎歸會稽上書言
時政檜忌鼎復用乃合次翁又言之乞顯置于法且言
特進乃宰相階官鼎雖謫降而階官如故是未嘗罷相
也遂降散官謫居興化軍右諫議大夫何鑄又論鼎罪
重罰輕降朝奉大夫移漳州檜意猶未厭次翁又論鼎
聞邊警喜見顏色繩以漢法當伏不道之誅責以春秋
當坐誅意之罰雖再行貶責然朝奉大夫視中大夫品
秩不相遼漳州比興化尤爲善地以此示罰人將玩刑
再移潮州安置次翁除參知政事兩浙轉運司牒試主
司觀望檜與次翁子姪預選者數人士論大駭金人敗

于拓舉帝曰將帥成不戰却敵之功乃輔弼奇謀指蹤之力除一子職名檜召三大將論功行賞岳飛未至檜與次翁謀以明日率世忠俊置酒湖上欲出則語直省官曰姑待岳少保來益合堂厨豐其燕具如此展期以待者六七日飛既至皆除樞密使罷兵柄次翁歸語其子伯庠曰吾與秦相謀之久矣太后回鑾次翁爲奉迎扈從禮儀使初太后貸金于金使以犒從者至境金使責償乃入次翁以未得檜命且懼檜疑其私相結約欲攘其位堅不肯償相持境上凡三日中外憂慮副使王喚哀金與之太后歸泣訴于帝曰王次翁大臣不顧國

家利害萬一有變則我子母不相見矣帝震怒欲暴其罪誅之次翁先白檜謂所以然者以未嘗稟命故不敢專檜大喜力爲營救奏爲報謝使以避帝怒使還帝立中宮奏爲冊寶副使帝終惡之檜諭次翁辭位遂以資政殿學士奉祠引年歸居明州檜憐之餽問不絕十九年卒年七十一贈宣奉大夫諸子壻親戚族人添差浙東者又數人皆檜爲開陳也檜擅國十九年凡居政府者莫不以微忤出去終始不二者惟次翁爾

范同字擇善建康人登政和五年第再中宏詞科累官至吏部員外郎與秦檜力主和議紹興八年假太常少

卿接伴金使蕭哲張通古入境同北向再拜問金主起居軍民見者多流涕除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權吏部侍郎兼實錄院脩撰遷給事中十一年檜再主和議患諸將難制同獻計於檜請皆除樞府罷其兵權檜喜乃密奏以拓皋之捷召三大將赴行在論功行賞同入對帝命與林待聘分草三制世忠俊樞密使飛副使並宣押赴樞府治事張俊與檜意合且覺朝廷欲罷兵權卽首納所統兵帝召同入對復以同爲翰林學士俄拜參知政事兼脩實錄同始贊和議爲檜所引及在政府或自奏事檜忌之方俟嵩因論同貳政之初首爲遷

葬之議自建康至信州調夫治道怨嗟籍籍近朝廷收天下兵柄歸之宥密同輒於稠人中貪天功以爲已有遂罷與祠檜意未已嵩再論責授左朝奉郎祕書少監謫居筠州十四年復朝奉大夫提舉江州太平觀移池州十八年復太中大夫知太平州卒年五十二
楊愿字原仲宣和未補太學祿二帝北遷金人聞愿名索之愿匿民間上書執政請迎復元祐皇后又奔濟州元帥府勸進辟爲屬高宗卽位以元帥府結局恩授脩職郎御營司辟機宜文字歷新昌縣丞越州判官秦檜薦之召改樞密院編脩官登紹興二年進士第遷計議

官召試館職罷主管崇道觀以復除祕書郎議者謂外任未終改通判明州檜旣專政以召爲祕書丞未幾拜監察御史臺長言愿資淺當先歷郎官改司封員外郎遷右司起居舍人兼權中書舍人初脩玉牒特以命愿愿言玉牒當載靖康推戴趙氏事以秦檜建議本末書之十三年權直學士院充金國賀正旦接伴使金使完顏畢入境猶欲據主席中使傳宣畢不迎拜愿以禮折之皆聽服及還就充送伴使十四年爲御史中丞踰月升端明殿學士僉書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仍兼脩玉牒十五年罷提舉太平觀初愿與張擴並居西掖一時書命

藉擴潤色擴詠二毫筆詩愿以爲誚已訴于檜詠御史李文會劾之高閔侍經筵帝問張九成安否翊日又問檜檜曰九成之唱異惑衆爲臺臣所論予郡乃力乞祠觀其意終不爲陛下用帝曰九成清貧不可無祿檜疑閔薦之以語愿愿又嗾文會攻閔去藤州守臣言遷客李光作詩諷刺時政愿在中司傳會其說謂光縱橫傾險子弟賓客往來吳越誘人上書動搖國是光再移謫瓊海文會旣升西府愿覘檜意稍厭卽數其害政罷之後二日愿遂補其處帝與檜論事因曰朕謂進用士大夫一相之責也一相旣賢則所薦皆賢愿曰陛下任相

如此蓋得治道之要又論史事檜曰靖康圍城中失節者相與作私史公肆擠排帝曰卿不推異姓宜其不容愿曰檜非獨是時不肯雷同宣和間耿延禧爲學官以其父在東宮勢傾一時士皆靡然從之以徼後福獨檜守正不易蓋自檜再居相位每薦執政必選世無名譽柔佞易制者愿希檜意迎合附下周上至是斥去天下快之又三年起知宣州玉牒書成加資政殿學士移建康府二十二年卒年五十二初愿守宣城表弟王炎調蘄水令過之醉中謂愿曰嘗於呂丞相處得公頃歲所通書其間頗及秦丞相之短尚記憶否愿聞之色如死

灰遂留炎不聽去會愿移守金陵宴監司大合樂守卒皆怠炎卽青溪得客舟以行愿憂撓而卒之命樓炤字仲暉婺州永康人登政和五年進士第調大名府戶曹改西京國子博士辟雍錄淮寧府司儀曹事改尚書考功員外郎帝在建康炤謂今日之計當思古人量力之言察兵家知己之計力可以保淮南則以淮南爲屏蔽權都建康漸圖恢復力未可以保淮南則因長江爲險阻權都吳會以養國力於是移蹕臨安擢右司郎中時銓曹患員多闕少自倅貳以下多添差炤言光武併省吏員今縱未能損其所素有安可置其所本無

平紹興二年秦檜罷相炤亦以言者論去六年召爲左
司員外郎尋遷殿中侍御史明年遷起居郎言今暴師
日久財用匱乏考唐故事以宰相領鹽鐵轉運使或判
戶部或兼度支今宰相之事難行若參倣唐制使戶部
長貳兼領諸路漕權何不可之有內則可以總大計之
出入外則可以制諸道之盈虛如劉晏自按租庸以知
州縣錢穀利病詔三省相度措置卒施行之又言監司
郡守係民甚切乞令侍從官各舉通判資序或嘗任監
察御史以上可任監司郡守者一二人詔從之命中書
門下置籍七年宰相張浚之兄滉賜出身與郡中書舍

人張燾封還乃命炤行炤又封還而竟爲權起居舍人
何掄書黃行下於是燾與炤皆請補外以祕閣脩撰知
温州未幾除中書舍人與勾龍如淵並命如淵入對帝
謂之曰卿與劉炤皆朕所親擢者遷給事中兼直學士
院九年以金人來和傳勅炤草其文曰乃上穹開悔禍
之期而大金報許和之約割河南之境土歸我輿圖戢
宇內之于戈用全民命尋兼侍讀除端明殿學士僉書
樞密院事繼命往陝西宣諭德意炤奏京城統制吳革
知環州田敢成忠郎盧大受皆以節義革爲范瓊所害
敢大受爲劉豫所殺乞賜褒恤又奏陝西諸路陷劉豫

郡縣有不從僞之人所籍貲產並令勘驗給還炤至東京檢視宮室尋詣永安軍謁陵寢遂至長安會李世輔自夏國欲歸朝炤以書招之世輔以三千人赴行在尋至鳳翔以便宜命郭浩帥鄜延楊政帥熙河蘭鞏吳璘帥鳳翔炤欲盡移川口諸軍於陝西璘曰金人反覆難信今移軍陝右則蜀口空虛金若自南山擣蜀要我陝右軍則我不戰自屈當依山爲屯控守要害於是璘政置軍獨屯內地炤又會諸路監司于鳳翔皆言蜀邊屯駐大軍之久坐困四川民力乃下其議語在胡世將傳炤還朝以親老求歸省于明州許之命給假迎侍仍賜

以金帶十四年以資殿學士知紹興府過闕入見除僉書樞密院事兼權參知政事尋爲李文會詹大方所劾與祠久之除知宣州徙廣州未行而卒年七十三後諡襄靖炤蚤附蔡京改秩爲臺諫所論其後立朝至位二府皆與秦檜同時其宣諭陝西妄自尊大或者論其好貨失將士心云

勾龍如淵字行父永康軍道江人勾姓本出古勾芒高宗卽位避御名更勾龍氏政和八年登上舍第沉浮州縣二十年以張浚薦召試館職紹興六年除祕書省校書郎歷著作佐郎祠部員外兼禮部起居舍人嘗進所

爲文三十篇帝曰卿文極高古更令平易盡善後因進對帝復言文章平易者多淺近淵深者多艱澁惟用意淵深而造語平易此最難者八年兼給事中同知貢舉除中書舍人兼侍讀兼直學士院面命草趙鼎罷相制如淵言陛下旣罷鼎則用人才須聳動四方當速召君子顯黜小人帝曰君子謂誰曰孫近李光小人謂誰曰呂本中先是詞臣曾開以老病辭不草國書帝欲用如淵代之而趙鼎薦本中故如淵憾之又言臣觀朝廷事非君臣情通未易能濟大臣於事稍有過差陛下訓飭之可也陛下所欲爲勢有未可大臣亦當明白辯論然

必陛下先與大臣言及此意若不先言卽大臣論一事不從尚未之覺至再至三遂以爲陛下疎之或疑他人有以間之旣以懷疑卽不能盡誠陛下察其不誠又從而疑之安有君臣之間動相疑間而能久於其位者願陛下明諭之帝曰前此未常有以此告朕者卿見秦檜亦宜語此時檜方得君如淵猶恐委檜未專故及之除御史中丞先是檜力主和執政侍從及內外諸臣皆以爲非是多上書諫止者檜患之如淵爲檜謀曰相公爲天下大計而邪說橫起盍不擇人爲臺諫使盡擊去則相公之事遂矣檜大喜卽擢如淵中司如淵言凡事必

有初及其初而爲之則易無其端而發之則難陛下卽位一初也渡江二初也移蹕建康三初也自建康復還臨安四初也自趙鼎相劉大中王庶相繼去今復獨任一相召一二名士凡事有當行而弊有當去者又一初也臣願以正紀綱辨邪正明賞罰謹名器審用度厚風俗去文具七者爲獻又言孟庾召節在途士論不與帝曰朕欲遣合使金國在廷莫更有小人否對曰如趙鼎爲相盡壞紀綱乃竊賢相之名而去王庶在樞府盡用奸計乃以和議不合賣直而去劉大中以不孝得罪乃竊朝廷美職而去帝曰卿胡不論對曰日今士論見孟

庾之召王庶之去已有一解不如一解之語願陛下不惜孟庾一人以正今日公論其他容臣一爲陛下別白之於是出庾知嚴州又連論庶大中皆罷之金國遣二使來議和許歸河南地使者踞甚議受書之禮不決外議洶洶如淵建議取其書納禁中於是同諫長請對又呼臺吏問朝廷有大議論許臺諫見宰執商議乎吏曰有遂赴都堂與宰執議取書事宰執皆以爲然帝親筆召如淵李誼入對明日詔宰執就館見金使受其書納入人情始安九年奏召還曾開范同而罷施庭臣莫將以謂開同之出雖曰語言之過而其心實出於愛君

庭臣將之遷雖曰議論合而其迹終近於希進今國論既定好惡黜陟所宜深謹又論張邦昌時僞臣因赦復職非是帝曰卿言是也朕亦欲置此數匹夫不問對曰將恐無以示訓其後卒不行忽一日如淵言和議之際臣粗自効如臣到都堂若不遇朝廷再遣使之議則和議必至於壞而宣對之日稍有將順則遂至於屈臣於二者粗有報國之忠臣親老願求歸帝不許如淵疑帝有疎之之意又奏曰臣向薦君臣腹心之論陛下大以爲然其後秦檜在和議可否未決之間欲求去陛下頗罪之臣再三爲檜辨析今陛下與檜君臣如初而臣反

若有讒愬於其間者帝曰朕素不喜讒卿其勿疑如淵嘗與施廷臣忿爭庭臣謂如淵有指斥語帝謂秦檜曰以朕觀之庭臣之罪小如淵之罪大檜請斥庭臣而徙如淵待其求去然後補外帝不可於是與庭臣皆罷初如淵與莫將及庭臣皆力主和議如淵緣此擢中司而將及庭臣緣此皆峻用張燾晏敦復上疏專以三人爲言如淵入言路卽劾三人至是與庭臣俱罷其後檜擬如淵知遂寧府帝曰此人用心不端遂已兩奉祠卒年六十二如淵始以張浚薦召而終乃翼秦檜擠趙鼎讐呂本中逐劉大中王庶心迹固可見矣子佃僕似對

薛弼字直老温州永嘉人登政和二年進士第調懷州
刑曹杭州教授初頒五禮新書定著釋奠先聖誤用下
弼據禮是正州以聞詔從其議監左藏東庫內侍王
道使奴從旁視絹美惡多取之弼白版曹窮治人嚴憚
之靖康初金兵攻汴京李綱定議堅守衆不悅弼意與
綱同圍解遷光祿寺丞嘗言姚平仲不可恃未幾而敗
綱求太原弼言金必再至綱不當去宜先事河北金人
果再入始命刑部侍郎宋伯友提舉河防弼以黥檢糧
草從之爲計畫甚切皆不能用乃乞罷歸改三門白波
輦運尋主管明道宮提舉淮東鹽事改湖南運判楊么

據洞庭寇鼎州王瓌久不能平更命岳飛討之么陸耕
水戰樓船十餘丈官軍徒仰視不得近飛謀益造大舟
弼曰若是則未可以歲月勝矣且彼之所長可避而不
可鬪也今大旱湖水落洪若重購舟首勿與戰逐筏斷
江路藁其上流使彼之長坐廢而精騎直擣其壘則破
壞在目前矣飛曰善兼旬積寇盡平進直祕閣時道瑾
相望弼以聞帝惻然命給錢六萬緡廣西常平米六萬
斛鄂州米二十萬斛振之且使講求富弼青州荒政民
賴以甦王彥自荆移襄遷延不卽赴彥所將八字軍皆
中原勁卒朝廷患其恣橫以弼直徽猷閣代之彥殊不

意弼徑入府受將吏謁大駭弼曲折譬曉彥感悟卽日出境除岳飛參謀官飛母死遁於廬山張宗元攝飛事飛將張憲移疾部曲洶洶生異語弼謂諸將曰太尉力乞張公而詔使隨至岳軍素整今而譁鬪是汝曹累太尉也諸將以諭憲憲佯悟曰相公腹心惟參謀知之衆乃定除戶部郎官再知荆南桃源劇盜伍俊旣招安復謀叛提點刑獄万俟卨不能制乃以委弼許弼俊以靖州俊喜曰我得靖則地過桃源遠矣俊至則漸以徇遷祕閣脩撰陝西轉運使以左司郎官召知虔州移黃州時福州大盜有號管天下伍黑龍滿山紅之屬其衆甚

盛鈐轄李貴爲賊所獲民作山砦自保守臣莫將議委漳泉汀建募強壯游手各千人爲効用與殿司統制張淵同措置未及行詔升弼集英殿脩撰與將兩易弼至郡漕臣以游手易聚難散恐爲他日患聞于朝事下弼議弼謂昔守章貢有武夫周虎臣陳敏者丁壯各數百皆能戰視官軍可一當十乃奏虎臣爲副將敏爲巡檢選丁壯千人號奇兵日給糗糧責以滅賊自是歲費錢三萬六千餘緡米九千石凡四年而賊平弼知廣州擢敷文閣待制卒年六十三初秦檜居永嘉弼游其門弼在湖北除盜歸功于万俟卨檜誣岳飛下吏卨以中司

宋史卷三百八十一 列傳 七
鞠獄飛父子及憲皆死朱芾李若虛亦坐嘗爲飛謀議奪職惟弼得免且爲檜用屢更事任通籍從官世以此少之

羅汝楫字彥濟徽州歙縣人登政和二年進士第監登聞鼓院遷大理丞刑部員外郎奏命官犯公罪勿取特旨以終惠臣子又戶口凋耗宜少寬養子之禁拜監察御史未踰月遷殿中侍御史與中丞何鑄交章論岳飛罷其樞筦朱芾李若虛嘗謂飛議曹主帥有異意而不能諫又言飛獄具寺官聚斷咸謂死有餘罪寺丞何彥猷李若撲獨喧然以衆議爲非欲從輕典皆坐黜王庶

謫道州郡丞孫行儉以官解居之汝楫劾其無忌憚當斥且令庶徙居劉子羽知鎮江上言和好非久遠計宜及閑暇爲備檜怒風汝楫論罷之時撫州有兩陳四繫獄誤論輕罪者死汝楫誦其寃且言獨罪獄官而守倅不坐非祖宗法於是詔天下斷死刑守以下引囚問姓名鄉里然後決又言國家駐蹕臨安淮南不可置度外當重防海之寄守長江之要革竄名賞籍以勸有功遷起居郎兼侍講帝問或謂春秋有貶無褒此誼是否對曰春秋上法天道春生秋殺若貶而無褒則天道不具矣帝稱善嘗曰自王安石廢春秋學聖人之旨寢以不

彈劾四平賊
宋史卷三十一
列傳
六
矢石而貪人之功乎諸邑盜未息守復檄振如初振悉
意區處許其自新賊多降者守以賊去振獨爲辦行守
愧謝之調婺州兵曹兼功曹時振婦翁許景衡以給事
中召振祝之曰公至朝幸勿見薦景衡詢其故振曰今
執政多私其親願爲時革弊景衡然之時盜賊所在猖
獗婺卒揚言欲叛以應賊官吏震恐振選諸邑士兵強
勇者幾千人日習武以備蓄異謀者稍懼有一兵官素
得軍士心守疑而罷之羣卒數百人被甲持刃斬儀門
入振聞卽往羣卒皆羅拜呼曰某等屈抑願兵曹理之
振使之言厲色叱曰細事耳車駕南巡大兵咫尺汝速

死耶可急釋械當爲汝言衆拜謝而去郡守由是益相
信事悉與謀嘗議城守振請以錢數萬緡庸工板築未
數月城壘屹然一毫無擾任滿歸告其親曰家世業農
幸有田可力以奉甘旨振不願仕或薦于朝授婺州教
授改秩乞祠以執政薦召對敷奏數事皆中時病帝大
喜拜監察御史明年冬以親老乞補外章上不許面
奏曰臣事親之日短事陛下之日長指心自誓今日之
事父母乃他日之事陛下也遂除提點浙西刑獄尋召
爲宗正少卿俄擢侍御史振本趙鼎所薦後因秦檜引
入臺時劉大中與鼎不主和議振遂劾大中以搖鼎大

中既出振謂人曰如趙丞相不必論盍自爲去就鼎遂罷後振知紹興府改兵部除徽猷閣待制知湖州陛辭奏曰國家講和恐失諸將心宜遣使撫諭示以朝廷息兵寬民意雖兩國通好戰禦之備宜勿弛帝曰卿欲奉親求便豈不知朕有親哉振曰臣之親所係者一夫也陛下之親所係者天下也陛下以天下爲心聖孝愈光矣帝歎其忠將行白檜曰宰相如一元氣不可有私私則萬物爲之不生檜不悅振至州檜欲取羨餘振遺檜書謂財用在天下如血氣之在一身移左以實右則病矣檜屬以私事又不克盡從以親老乞祠提舉太平觀

後知台州海寇勢張振至克之二十二年以楊煒在獄供涉鐫徽猷待制謫居池州初煒將上書責李光侑秦檜議和時振爲侍御史煒見振道書意振然其言及振知台州而煒治邑有聲每大言無顧忌振擊節稱善遂薦煒改秩又移書於檜從子秦昌時俾同薦之屬吏密語振曰煒嘗以書責李參政及太師昌時義不當舉待制亦不可舉振曰吾業已許之豈可中輟遂因煒獄中供前事而貶明年詔除敷文閣待制知成都府安撫置制使軍儲適闕倉吏以窘告振奏留對糴米八萬斛以足軍食以其直歸計所總計者利在培克卽先告檜謂

宋史卷三百八十四 列傳
振唱爲闕乏之語風御史劾振要譽復謫池陽而總計者以譖得蜀帥旣而專用羅織培克其民民益思振檜死語得聞帝大感悟亟遣振還成都父老懽呼蜀道振至一切以寬治或問其故振曰承縱弛革之當嚴今繼苛劾非寬則民力瘁矣帝嘉振治行謂宰臣沈該湯思退曰四川善政前有胡世將今有蕭振進秩四等加敷文閣學士卒于成都府治年七十二振兩爲蜀守威行惠孚死之日民無老稚相與聚哭於道遺表至帝悼惜之賻銀五百兩絹五百匹贈四官振好獎善類端人正士多所交識其間有卓然拔出者迄爲名臣振居瀕江

自父微時見過客與掌渡者爭多溺死振造大舟傭工以濟人感其德相與名其江爲蕭家渡云有文集二十卷子誠忱

論曰何鑄王次翁以下數人者附麗秦檜斥逐忠良以饗富貴而次翁尤爲柔媚故檜獨憐之其在位最久孔子所謂鄙夫患得患失無所不至者此輩是已鑄能伸岳飛之枉雖爲可尚然又爲之使金而通問焉蓋墮其術而不悟者檜之計深哉

宋史卷三百八十一
 列傳第一百四十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自以
 宋史卷三百八十一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自以
 宋史卷三百八十一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自以

宋史卷三百八十一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自以

列傳第一百四十

范如圭 吳表臣 王居正

中晏敦復 黃龜年 程瑀

張闡 洪擬 趙達

范如圭字伯達建州建陽人少從舅氏胡安國受春秋

登進士第授左從事郎武安軍節度推官始至帥將斬

人如圭白其誤帥為已署不易也如圭正色曰節下奈

何重易一字而輕數人之命帥矍然從之自是府中事

無大小悉以咨焉居數月以憂去辟江東安撫司書寫
機宜文字近臣交薦召試秘書省正字遷校書郎兼史
館校勘秦檜力建和議金使來無所於館將虛秘書省
以處之如圭亟見宰相趙鼎曰秘府謨訓所藏可使仇
敵居之乎鼎竦然爲改館旣而金使至悖傲議多不可
從中外憤鬱如圭與同省十餘人合議并疏爭之旣具
草駭遽引却者衆如圭獨以書責檜以曲學倍師忘讐
辱國之罪且曰公不喪心病狂奈何爲此必遺臭萬世
矣檜怒草奏與史官六人上之金歸河南地檜方自以
爲功如圭輪對言兩京之版圖旣入則九廟入陵瞻望

咫尺今朝脩之使未遣何以慰神靈萃民志乎帝泣然
曰非卿不聞此言卽日命宗室士儂及張燾以行檜以
不先白已益怒如圭謁告去奉樞歸葬故鄉旣窆差主
管台州崇道觀杜門十餘歲起通判邵州又通判荆南
府荆南舊戶口數十萬寇亂後無復人迹時蠲口錢以
安集之百未還一二也議者希檜意遽謂流庸浸復而
增之積逋二十餘萬緡他負亦數十萬版曹日下書責
償甚急如圭白帥悉奏蠲之檜死被旨入對言爲治以
知人爲先知人以清心寡慾爲本語甚切又論東南不
舉子之俗傷絕人理請舉漢胎養令以全活之抑亦勾

踐生聚報吳之意也帝善其言又奏今屯田之法歲之所穫官盡征之而田卒賜衣廩食如故使力穡者有贏餘之望惰農者無饑餓之憂貪小利失大計謀近效妨遠圖故久無成功宜籍荆淮曠土畫爲丘井倣古助法別爲科條令政役法則農利脩而武備飭矣以直秘閣提舉江西常平茶鹽移利州路提點刑獄以病請祠時宗藩並建儲位未定道路竊有異言如圭在遠外獨深憂之掇至和嘉祐間名臣奏章凡三十六篇合爲一書囊封以獻請深考群言仰師成憲斷以至公勿疑或以越職危之如圭曰以此獲罪奚憾帝感悟謂輔臣曰如

圭可謂忠矣卽日下詔以普安郡王爲皇子進封建王復起如圭知泉州南外宗官寄治郡中挾勢爲暴占役禁兵以百數如圭以法義正之宗官大沮恨密爲浸潤以去如圭遂以中旨罷領祠如故僦舍邵武以居士大夫高之學者多從之質疑卒年五十九如圭忠孝誠實得之於天其學根於經術不爲無用之文所草具屯田之目數千言未及上張浚視師日奏下其家取之浚罷亦不果行有集十卷皆書疏議論之語藏于家子念祖念德念茲蓋祖之章濤之異議念茲蓋祖之章濤之異議吳表臣字正仲永嘉人登太觀三年進士第擢通州司

理陳瓘謫居郡中一見而器之盛章者朱勔黨也嘗市婢有武臣彊取之章誣以罪繫獄表臣方鞫之郡將曰知有盛待制乎表臣佯若不知者卒直其事累官監察御史遷右正言高宗詔臺諫條陳大利害表臣請措置上流以張形勢安輯淮甸以立藩蔽擇民兵以守險阻集海舶以備不虞其策多見用帝方鄉儒術表臣乞選講官以裨聖德且於古今成敗民物情偽邊防利害詳熟講究由是詔開經筵邇臣有請用蔡京王黼之黨者侍御史沈與求乞明指其人顯行黜責執政不悅奪其言職表臣爭曰臺諫爲天子耳目所以防壅蔽杜姦邪

若咎其切直而黜之後誰敢言非國家福也請還與求以開言路時防秋議選守邊者患乏才表臣曰唐蕭復言於德宗陳少游任兼將相首敗臣節韋臯幕府下僚獨建忠義以臯代少游鎮淮南善惡著明則天下知逆順之理初不以臯名賤官卑爲疑今取忠義不屈有已試之驗者不次而用豈特可以勸扞禦方略亦堪倚仗於是陳敏等十數人寢以錄用久之以病請補外以直祕閣知信州紹興元年召爲司勳郎中遷左司諫百官陳裕國彊兵之策表臣條十事以獻曰蠲稅役以懇閑田汰懦卒以省兵費罷添差以澄冗員停度牒以蕃生

齒拘佃租以防乾沒委計臣以制邦用獎有功以厲將
帥招弓手以存舊籍嚴和買以絕弊倖簡法令以息瘡
痍宰相擬表臣爲檢正帝曰朕將自用之遂除左司諫
給事中胡安國以論事不合罷表臣上疏留之前宰相
朱勝非同都督江淮軍馬表臣力言都督不可罷除侍
讀又累疏爭之不聽遂罷表臣送吏部授台州黃巖丞
尋除提點浙西刑獄召爲祕書少監同脩哲宗實錄帝
如建康詔表臣兼留司叅議官除中書舍人給事中兵
部侍郎建崇二國公就外傳兼翊善帝曰二國公誦習
甚進卿力也徙禮部侍郎遷吏部尚書兼翰林學士時

秦檜欲使使金議地界指政事堂曰歸來可坐此表臣
不荅又以議大禮忤意罷去俄起知婺州會大水發常
平米振貸之然後以聞郡人德之課最除敷文閣待制
三歲請祠進直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家居數年
卒年六十七表臣晚號湛然居士自奉無異布衣時鄉
論推其清約以爲難長樂至矣今日之事時或嘗曰難
王居正字剛中揚州人少嗜學工文辭入太學時習新
經字說者主司輒置高選居正語人曰窮達自有時心
之是非可改邪流落十餘年司業黃齊得其文曰王佐
才也及同知貢舉欲擢爲首以風多士他考官持之置

次選調饒州安仁丞荊州教授皆不赴大名鎮江兩帥
交辟教授府學亦不就范宗尹薦于朝召至謂宗尹曰
時危如此公不極所學拔元元塗炭中尚誰待居正避
寇陽羨山間勉出見公一道此意爾宗尹愧謝入對奏
昔人有云君以爲難易將至矣今日之事朝廷皆曰難
則當有易爲之理然國勢日弱敵氣日驕何邪蓋昔人
於難者勉強爲之今以爲難不復有所爲以俟天意自
回強敵自斃也宣和末以爲難者十五六至靖康與宣
和孰難靖康末以爲難者十八九至建炎與靖康孰難
由此而言今日雖難於前日安知他日不難於今日蓋

宣和以爲難故有靖康之禍靖康以爲難故有今日之
憂今而亦云臣有所不忍聞高宗嘉之諭宗尹曰如王
居正人才歲月間得一人亦幸矣除太常博士遷禮部
員外郎建議合祭天地於明堂請奉太祖太宗配宗尹
是之議遂定天地復合祭侍御史沈與求劾宗尹因及
居正宗尹去居正乞補外不許撫州守高衛言甘露降
于州之祥符觀爲圖以獻居正論今日恐非天降祥瑞
之時却其圖試太常少卿兼脩政局叅議遷起居郎帝
方鄉規諫居正次前世聽納事爲集諫十五卷以廣帝
意詔以時務訪羣臣居正獻疏數千言論省費尤切曰

宋興百七十三年矣所行多彌文之事今陛下所至曰行在於一日二日少駐蹕之頃欲盡爲向者百七十三年之事非所謂知變也夫不知隨時以省事而乃隨事以省費故今日例有減半之說究其實未始不重費願詔大臣計百事之實而論定之苟非禦寇備敵任賢使能振恤百姓一切姑置則費省而國裕居正素與秦檜善檜爲執政與居正論天下事甚銳旣相所言皆不酬居正疾其詭見帝言曰秦檜嘗語臣中國人惟當着衣噉飯共圖中興臣心服其言又自謂使檜爲相數月必聳動天下今爲相施設止是願陛下以臣所聞問檜檜

銜之出居正知婺州州貢羅舊制歲萬匹崇寧後增五倍建炎中減爲二萬至是主計者請復崇寧之數居正力言于朝戶部督趣愈峻居正置檄不行語其屬曰吾願身坐不以累諸君呼吏爲文書付之曰卽有譴以此自解復手疏五不可以聞詔如建炎中數漕司市御炭須胡桃文鶉鴿色者居正曰民以炭自業者率居山谷安知所謂胡桃文鶉鴿色耶入朝以聞詔止之召爲太常少卿遷起居舍人兼權中書舍人史館脩撰帝欲遷趙令憲大中大夫居正奏官非侍從不可轉此祖宗法若令憲以庶官得遷則宗室爲承宣者不旋踵求爲節

度何以却之遂寢其命上書人陳東歐陽澈已贈官居正乞重貶黃潛善汪伯彥以彰三子殺身成仁之美大將張俊遣卒至彭澤卒故縣吏怙俊勢侵辱令令郭彥恭械之俊訴于朝帝爲罷彥恭居正言彥恭不畏疆禦無可罪俊又乞免徭役居正言兵興以來士大夫及勲戚家賦役與編戶均蓋欲貴賤上下共濟國事以寬民力俊反不能體此乎和州請蠲進奉大禮絹居正言大禮進奉乃臣子享上之誠初非朝廷取於百姓之物若察民力無所從出不能預降旨蠲之至使州縣自陳已爲非是乞速如所請除自有自中出者居正奏近習請

託進擬不自朝廷所繫非輕因錄皇祐詔書以進帝皆嘉納兼權直學士院又除兵部侍郎入對以所論王安石石父子之言不合於道者哀得四十二篇名曰辨學上之又曰陛下惡安石之學嘗於聖心灼見其弊安在帝曰安石之學雜以伯道欲效商鞅富國彊兵今日之禍人徒知蔡京王黼之罪而不知生於安石居正曰安石得罪萬世者不止此因陳安石釋經無父無君者帝作色曰是豈不害名教邪孟子所謂邪說正謂是矣居正退序帝語繫於辨學首出知饒州尋改吉州侍御史謝祖信劾居正凶暴詭詐傾陷大臣罷官屏居括蒼三載

其弟駕部郎居脩入對帝曰卿兄今安在行大用矣中書舍人劉大中侍帝論制誥帝曰王居正極得詞臣體侍御史蕭振論守令賢否帝舉居正守婺免貢羅御炭事曰守臣愛百姓皆如此朕復何憂起知温州是時檜專國居正自知不爲所容以目疾請祠杜門言不及時事客至談論經史而已檜終忌之風中丞何鑄劾居正爲趙鼎汲引欺世盜名奪職奉祠凡十年檜死復故職紹興二十一年卒年六十五居正儀觀豐偉聲音洪暢奉祿班兄弟宗族無留者郊祀恩以任其弟居厚及卒季子猶布衣其學根據六經楊時器之出所著三經義

辨宗居正曰吾舉其端子成吾志居正感厲首尾十載爲書辨學十三卷詩辨學二十卷周禮辨學五卷辨學外集一卷居正旣進其書七卷而楊時三卷義辨亦列祕府二書旣行天下遂不復言王氏學計十卷居正旣進其書七卷而楊時三卷義辨亦列晏敦復字景初丞相殊之曾孫少學于程頤頤奇之第進士爲御史臺檢法官紹興初大臣薦召試館職不就特命祠部郎官遷吏部以守法忤呂頤浩出知貴溪縣會有爲敦復直其事者改通判臨江軍召爲吏部郎官左司諫權給事中爲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淮西宣撫使劉光世請以淮東私田易淮西田帝許之敦復

言光世帥一道未聞爲朝廷措置毫髮乃先易私畝比者岳飛屬官以私事干朝廷飛請加罪中外稱美謂有古賢將風光世自處必不在飛下乞以臣言示光世且令經理淮南收撫百姓以爲定都建康計中興有期何患私計之未便權吏部侍郎兼詳定一司敕令渡江後庶事草創凡四選格法多所裁定敦復素剛嚴居吏部請謁不行銓綜平允除給事中冬至節旨下禮部取度牒四百充賜予敦復奏兵興費廣凡可助用度者尤當惜矧兩宮在遠陛下當此令節欲奉一觴爲萬歲壽不可得有司乃欲舉平時例慶賜乎遂寢有卒失宣帖得

中旨給據太醫吳球得旨免試敦復奏一卒之微乃至上瀆聖聰醫官免試皆壞成法自崇寧大觀以來姦人欺罔臨事取旨謂之暗贏指揮紀綱敗壞馴至危亂正蹈前弊不可長也汪伯彥子召嗣除江西監司敦復論伯彥姦庸誤國其子素無才望難任澄清改知袁州又奏召嗣旣不可爲監司亦不可爲守臣居右省兩月論駁凡二十四事議者憚之復爲吏部侍郎彗星見詔求直言敦復奏昔康澄以賢士藏匿四民遷業上下相徇廉耻道消毀譽亂真直言不聞爲深可畏臣嘗卽其言考已然之事多本於左右近習及姦邪以巧佞轉移人

主之意其惡直醜正則能使賢士藏匿其造爲事端則
能使四民遷業其委曲彌縫則能使上下相徇其假寵
竊權簧鼓流俗則能使廉耻道消其誣人功罪則能使
毀譽亂真其壅蔽聰明則能使直言不聞臣願防微杜
漸以助應天之實又論比來百司不肯任責瑣屑皆取
決朝省事有不當上煩天聽者例多取旨由是宰執所
治煩雜不減有司天子聽覽每及細務非所以爲政願
詳其大略其細八年金遣使來要以難行之禮詔侍從
臺諫條奏所宜敦復言金兩遣使直許講和非畏我而
然安知其非誘我也且謂之屈已則一事旣屈必以他

事來屈我今所遣使以詔諭爲名儻欲陛下易服拜受
又欲分廷抗禮還可從乎苟從其一二則此後可以號
令我小有違異卽成釁端社稷存亡皆在其掌握矣時
秦檜方力贊屈已之說外議羣起計雖定而未敢行勾
龍如淵說檜宜擇人爲臺官使擊去異論則事遂矣於
是如淵施廷臣莫將皆據要地人皆駭愕敦復同尚書
張燾上疏言前日如淵以附會和議得中丞今施廷臣
又以此躋橫榻衆論沸騰方且切齒莫將又以此擢右
史夫如淵廷臣庸人但知觀望將則姦人也陛下柰何
與此輩斷國論乎乞加斥逐枉羣枉門力爲自治自彊

之策既又與燾等司班入對爭之檜使所親諭敦復曰
公能曲從兩地旦夕可至敦復曰吾終不爲身計誤國
家况吾薑桂之性到老愈辣請勿言檜卒不能屈胡銓
謫牯州臨安遣人械送貶所敦復往見守臣張澄曰銓
論宰相天下共知祖宗時以言事被謫爲開封者必不
如是澄媿謝爲追還始檜拜相制下朝士相賀敦復獨
有憂色曰姦人相矣張致遠魏矼聞之皆以其言爲過
至是竄銓敦復謂人曰頃言秦之姦諸君不以爲然今
方策國便敢爾他日何所不至耶權吏部尚書兼江淮
等路經制使故事侍從過宰相閣既退宰相必送數步

敦復見檜未嘗送每曰人必自侮而後人侮之尋請外
以寶文閣直學士知衢州提舉亳州明道宮閑居數年
卒年七十一敦復靜默如不能言立朝論事無所避帝
嘗謂之曰卿鯁峭敢言可謂無忝爾祖矣

黃龜年字德邵福州永福人登崇寧五年進士第調洛
州司理叅軍累官河北西路提舉學士呂頤浩見而奇
之入爲太常博士靖康元年除吏部員外郎拜監察御
史尋除尚書左司員外郎中書門下檢正諸房公事充
脩政局檢討官乞合檢正官察通進司帝從其請時頤
浩再相植黨傾秦檜引朱勝非奉京祠兼侍讀恐中書

舍人胡安國持錄黃不下特命龜年書行議者譏其侵官遷殿中侍御史會邊報王倫來歸龜年劾檜專主和議沮止恢復植黨專權漸不可長乃上書曰臣聞一言而盡事君之道曰忠罪莫大於欺君一言而盡輔政之道曰公罪莫大於私已臣人者背公而徇私則刑賞僭濫慮人主之照其姦則合黨締交相與比周熒惑主聽故附下罔上之黨盛而威福之柄下移禍有不可勝言者伏見秦檜還自金國陛下驟任不一年而超至宰輔乃不顧國家盜威福在己欲永塞言路書上檜罷併劾檜黨王喚王昞王守道皆罷之檜乃授觀文殿大學士

提舉江州太平觀官如故龜年又奏比論檜徇私欺君合正典刑投諸裔土以禦魑魅今乃任便居住雖陛下曲全大臣之禮察檜姦狀暴路復寵以儒學最上職名俾優游琳館聽其自如律斷羣盜必分首從爲之從者皆已伏誅獨置渠魁可乎又曰臣聞恩莫隆於父子義莫重於君臣不義則後其君不仁則遺其親君親旣然則何忌憚而不爲檜厚貌深情矯言僞行進迫君臣之勢陽爲面從退恃朋比之姦陰謀沮格上不畏陛下中不畏大臣下不畏天下之議無忌憚如此欺君私已有一卽可黜况檜之欺與私顯著者爲多乎章凡三上遂

禡檜職復上章曰檜行詭而言譎外縮而中邪以巧詐
取相位姦回竊國柄收召險佞蟠結黨與陛下以智臨
而辨之早以剛決而去之速故端人正士舉手相慶蓋
以公天下之同惡耳臣願陛下發明詔以檜潛隱隱惡
暴自於天下使知陛下數易相位真不得已也又所以
破爲臣姦膽庶朋比之風不復作矣除太常少卿累遷
起居舍人中書舍人兼給事中侍御史常同言龜年陰
結大臣致身要地又交結諸將趣操不正罷歸司諫詹
大方希檜意劾龜年附麗匪人搢紳不齒落職本貫居
住卒六十三龜年微時永福簿李朝旌奇之許妻以女

龜年旣登第而朝旌已死家貧甚或勸龜年別娶龜年
正色曰吾許以諾死而負之何以自立遂娶之任子恩
先奏其弟之子人皆義之子衡仕至湖南提舉

程瑀字伯寓饒州浮梁人其姑臧氏婦養瑀爲子姑沒
始復本姓少有聲太學試爲第一累官至校書郎爲臧
氏父母服服闋除兵部員外郎適高麗使回充送伴使
先是使者往返江浙間調挽舟夫甚擾有詔禁止提舉
人舡王珣畫別敕遇風逆水澁許調夫瑀渡淮見民丁
挽舟如故遂劾珣珣反奏瑀違御筆詔命淮南提舉潘
良貴核實良貴奏珣言非是金人入侵求可使者瑀請

往未行會欽宗卽位議割三鎮命瑀往河東秦檜往河
中瑀奏臣願奉使不願割地不報至中山諸將已得密
諭城守不下瑀與金使王訥俱至燕山還除左正言卽
言股肱大臣莫肯以身任天下事且論欲慕祖宗而適
追無術欲斥奄宦而寵任益堅欲鋤姦惡而薄示典刑
欲汰濫繆而苟容僥倖兼聽而不能行其言委任而不
能責其效苟且之習復成黨與之私浸廣最時病之大
者帝曰朕非不知此慮有未盡決意行之有失耳瑀曰
事固當熟慮然優柔不斷實隳事功帝問李綱宣撫兩
路外議謂何瑀曰僉論固以爲宜然綱前與大臣議論

不合須賴聖明照察其心任之無疑可也金酋幹離不
粘罕爭功故幹離不欲和粘罕欲戰朝廷遣人齎蠟書
約余覩皆爲粘罕所得瑀因言金兵圍我重鎮數月不
能解豈能出塞共謀人之國莫若遣使議和然謹飭邊
備徐觀其變使未行瑀復言徐處仁庸俗吳敏昏懦唐
恪傾險政事所以不振請盡黜免別選英賢共圖大計
帝嘉納之時御史李光言星變帝疑以問瑀對言陛下
毋問有無第正事脩德則變異可消瑀嘗論蔡京罪帝
因言吳敏庇京又疑光黨京謂瑀曰須卿作文字來瑀
辭改屯田郎官謫添監漳州鹽稅高宗卽位召爲司封

員外郎遷光祿少卿國子司業請祠主管亳州明道宮
尋召赴行在疏十事以獻除直秘閣提點江東刑獄召
爲太常少卿遷給事中兼侍講建脩政局其目曰省費
裕國彊兵息民瑀條上十四事皆切時務時三衛單弱
五軍多出於盜瑀言李捧崔增輩各將其徒張俊王瓌
本無兵機今呂頤浩出征卽捧增輩便可使隸戎行帝
因言頤浩熟於軍事在外總諸將檜在朝廷庶幾內外
相應然檜誠實但太執耳瑀曰如求機警能順旨者極
不難得但不誠實則終不可倚帝然之權邦彥除簽書
樞密院瑀言邦彥五罪疏三上不報求罷除兵部侍郎

不拜以敷文閣待制知信州侍御史江公躋左司諫方
公孟言瑀不可去復以爲給事中久之復命知信州胡
安國劉一止言瑀忠信可以備獻納正直可以司風憲
不宜去遂復留頤浩薦席益旣得旨以御批示後省官
瑀日益爲人公豈不知何必用頤浩曰給事不見御批
耶瑀曰已見矣公不能執奏乃先示瑀輩欲使不敢論
駁耶然益之來非公福也頤浩赧然卽劾益未幾以言
者罷提舉亳州明道宮尋復徽猷閣待制知撫州無何
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居父母喪服除知嚴州徙宣州
復奉祠俄召赴行在除兵部侍郎兼侍讀因論鄧禹嘗

言興衰在德厚薄初不論大小光武不數年定大業禹
言如合符契今英俊滿朝豈無爲陛下畫至計者願厲
志而已尋遷翊善論金人入侵未嘗一大衄有輕我心
豈可保其不背盟宜省費抑末常賦外一毫不取於民
民日益厚兵日益彊使金人不敢窺爲長計帝曰且作
十年瑀再拜曰十年之說願陛下早夜毋忘除兵部尚
書檜旣主和瑀議論不專以和爲是檜忌之改龍圖閣
學士知信州會大水檜見瑀奏牘謂同列曰堯之洪水
不至如是瑀遂稱疾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坐通書李
光降朝議大夫卒年六十六瑀在朝無詭隨嘗爲論語

說至弋不射宿言孔子不欲陰中人至周公謂魯公則
曰可爲流涕洪興祖序述其意檜以爲譏已逐興祖魏
安行錢版京西漕司亦奪安行官籍其家毀板檜死瑀
子孫乃免錮云有奏議六卷

張闡字大猷永嘉人幼力學博涉經史善屬文將命名
夢神人大書闡字曰以是名爾父異之力勉其爲學未
冠由舍選貢京師登宣和六年進士第調嚴州兵曹掾
兼治右獄時方臘作亂闡倡守禦計有義士請身督戰
旣戰稍却州將怒付闡治將殺之闡力爭曰是士以義
請戰官軍却勢不得獨前非首奔者殺之何罪州將意

解士得免李回帥江西席益帥湖南皆辟置幕下羣盜據洞庭官軍多西北人不閑水戰闡建策造戰艦以大艦爲營小艦出戰乘水涸直擣賊巢賊勢以衰諸司交薦改秩吏部以微文沮之闡弗辯求嶽祠歸歷鄂台二州教授紹興十年詔侍從各舉所知給事中林待聘以闡闡召對時金人議和歸關中地闡首言關中必爭之地古號天府願固守以蔽巴蜀圖中原次言監司郡守薦舉之弊又乞嚴禁遏糴以濟江浙水患召試館職除祕書省正字遷校書郎兼吳益王府教授時諸將恃功遷爵賞有過則姑息又兵布於外禁衛單寡闡上疏極

論之後稍進退諸將必當其實且召諸道兵以益禁旅皆如闡言十三年遷祕書郎兼國史院檢討官秦檜每薦臺諫必先諭以已意嘗謂闡曰祕書久次欲以臺中相處何如闡謝曰丞相見知得老死祕書幸矣檜默然竟罷主管台州崇道觀歷泉衢二州通判二十五年冬帝躬攬萬機起闡提舉兩浙路市舶入爲御史臺檢法官升吏部員外郎孝宗在王邸帝妙選宮僚謂莊重老成無踰闡者改命祠部兼建王府贊讀三十一年春大雨無麥苗荆浙盜起詔侍從臺諫條陳弭災禦盜之術闡上疏曰和議以來歲有聘幣民不堪命臣願陛下毋

以金人困中國可乎歸正人時有遣還之命怨聲聞道路臣願陛下毋使金人得以甘心可乎州縣吏職卑地遠漁奪之禍被于編籍臣願陛下嚴賊吏之誅可乎蠲租之令已赦復征寬大之澤例爲虛文臣願陛下申詔令之禁可乎是數者能次第行之則足以動天地召和氣災異盜賊不足慮也又言金主亮將入侵宜守要害防海道三邊不可無良將督視不可無大帥疏奏帝嘉納面諭曰卿所言深中時病但遣人北歸已載約書朕不忍渝也遷將作監進宗正少卿三十二年孝宗卽位闡權工部侍郎兼侍講入謝言諸將以敗爲捷冒受爵

秩州廂禁軍因覃霈鼓譟希厚賞不可不正其罪時悉爲施行金主亮死葛王裒復求和再議遣使闡言宜嚴遣使之命正敵國之禮彼或不從則有戰爾如是則中國之威可以復振帝曰使者報聘故事也舊約不從朕志定矣是冬給札侍從臺諫條具時務闡上十事皆剴切當時應詔數十人惟闡與國子司業王十朋指陳時事斥權倖無所回隱明日召兩人對內殿帝大加稱賞賜酒及御書時進太上皇帝太上皇后冊寶工部例進官闡辭或曰公轉一階則澤可以及子孫奈何辭闡笑曰寶冊非吾功也吾能爲子孫冒無功賞乎隆興元年

真拜工部侍郎闡奏臣去冬乞守禦兩淮陛下謂春首
行之夏秋當畢今其時矣帝曰江淮事盡付張浚朕倚
浚爲長城會督府請受蕭琦降詔問闡闡請受其降俄
報王師收復靈壁縣闡慮大將李顯忠邵宏淵深入無
援奏請益兵殿後已而王師果失利衆論歸罪於戰闡
曰陛下出師受降是也諸將違節度且無援而敗當矯
前失安可遽沮銳氣帝壯其言益出御前器甲付諸軍
手詔勞浚軍聲復振時數易臺諫闡力言之請增廣諫
員帝曰臺諫好名如某人但欲得直聲而去闡曰唐德
宗疑姜公輔爲賣直陸贄切諫願陛下深以爲鑒帝再

三嘉獎金人求和帝與闡議闡曰彼欲和畏我耶愛我
耶直款我耳力陳大害不可許帝曰朕意亦然姑隨宜
應之帝記賣直之語謂胡銓亦及此朕非拒諫者辨是
非耳闡曰聖度當如天柰何與臣下爭名帝曰卿言是
也頃之除工部尚書兼侍讀金副元帥紇石烈志寧以
書諭通好所請三事國書歲幣之議已定惟割唐鄧海
泗未決將遣王之望龍大淵通問而衆言紛紛不已闡
謂不與四州乃可通和議論先定乃可遣使今彼爲客
我爲主我以仁義撫天下彼以殘酷虐吾民觀金勢已
衰何必先示以弱朝論臆之帝用真宗故事命經筵官

二員遞宿學士院以備顧問聞人對尤數屢引疾乞骸骨帝不忍其去三年闡請益力廼除顯謨直學士提舉太平興國宮陛辭帝問所欲言闡奏許和則忘祖宗之讐棄四州則失中原之心遣歸正人則傷忠義之氣惟陛下毋忘老臣平昔之言其指時事尤諄切帝眷益篤諭以秋涼復召加賜金犀帶特許佩魚居家踰月卒年七十四特贈端明殿學士朱熹嘗言秦檜挾敵要君力主和議羣言勃勃不平檜旣摧折忠臣義士之氣遂使士大夫懷安成習至癸未和議則知其非者鮮矣朝論間有建白率雜言利害其言金人世讎不可和者惟胡

右史銓張尚書闡耳子叔椿

洪擬字成季一字逸叟鎮江丹陽人本弘姓其先有名璆者嘗爲中書令避南唐諱改今姓後復避宣祖廟諱遂因之擬登進士甲科崇寧中爲國子博士出提舉利州路學事尋改福建路坐譴通判鄆州復提舉京西北路學事歷湖南河北東路宣和中爲監察御史遷殿中進侍御史時王黼蔡京更用事擬中立無所附會殿中侍御史許景衡罷擬亦坐送吏部知桂陽軍改海州時山東盜起屢攻城擬率兵民堅守建炎間居母憂以祕書少監召不起終喪爲起居郎中書舍人言兵興累年

饋餉悉出於民無屋而責屋稅無丁而責丁稅不時之
須無名之歛殆無虛日所以去而爲盜今關中之盜不
可急宜求所以弭之江西之盜不可緩宜求所以滅之
夫豐財者政事之本而節用者又豐財之本也高宗如
越執政議移蹕饒信間擬上疏力爭謂舍四通五達而
趨偏方下邑不足以示形勢固守禦遷給事中吏部尚
書言者以擬未嘗歷州縣以龍圖閣待制知温州宣撫
使孟庾總師討閩寇過郡擬趣使赴援庾怒命擬犒師
擬借封椿錢用之已乃自劾賊平加秩一等召爲禮部
尚書遷吏部渡江後法無見籍吏隨事立文號爲省記

出入自如至是脩七司敕令命擬總之以舊法及續降
指揮詳定成書上之金人再攻淮詔日輪侍從赴都堂
給札問以攻守之策擬言國勢彊則戰將士勇則戰財
用足則戰我爲主彼爲客則戰陛下移蹕東南前年幸
會稽今年幸臨安興王之居未有定議非如高祖在關
中光武在河內也以國勢論之可言守未可言戰擬謂
時相姑議戰以示武實不能戰也紹興三年以天旱地
震詔羣臣言事擬奏曰法行公則人樂而氣和行之偏
則人怨而氣乖試以小事論之比者監司守臣獻羨餘
則黜之宣撫司獻則受之是行法止及疏遠也有自庶

僚爲侍從者臥家視職未嘗入謝遂得美職而去若鼓
院官移疾廢朝謁則斥罪之是行法止及冗賤也權酷
立法甚嚴犯者籍家財充賞大官勢臣連營列障公行
酷賣則不敢問是行法止及孤弱也小事如此推而極
之則怨多而和氣傷矣尋以言者罷爲徽猷閣直學士
提舉江州太平觀始擬兄子駕部郎官與祖與擬上封
事侵在位者故父子俱罷起知温州提舉亳州明道宮
卒年七十五謚文憲初擬自海州還居鎮江趙萬叛兵
逼郡守臣趙子崧戰敗遁去擬挾母出避遇賊至欲兵
之擬曰死無所避願勿驚老母賊舍之他賊又至臨以

刃擬指其母曰此吾母也幸勿怖之賊又舍去有淨智
先生集及注杜甫詩二十卷

趙達字莊叔其先秦人八世祖處營徙蜀家於資州達
讀書數行俱下尤好聚古書考歷代興衰治亂之迹與
當代名人鉅公出處大節根窮底究尚友其人紹興二
十年類省奏名明年對策論君臣父子之情甚切擢第
一時秦檜意有所屬而達對獨當帝意檜不悅卽罷知
舉王曠授達左承事郎簽書劔南東川帝嘗問檜趙達
安在檜以實對久之帝又問除校書郎達單車赴闕征
稅者希檜意搜行橐皆書籍才數金而已旣就職未嘗

私謁檜意愈恨達賡御製芝草詩有皇心未敢宴安圖之句檜見之怒曰達猶以爲未太平耶又謂達曰館中祿薄能以家來乎達曰親老不能涉險遠檜徐曰當以百金爲助達唯唯而已又遣所親申前言諷達往謝達不荅檜滋怒欲擠之未及而死帝臨哭檜還卽遷達著作佐郎兼權禮部員外郎帝如景靈宮祕省起居惟達一人帝屢目達卽日命引見上殿帝迎謂曰卿知之乎始終皆朕自擢自卿登第後爲大臣沮格久不見卿秦檜日薦士未嘗一語及卿以此知卿不附權貴真天子門生也詔充普安郡王府教授達奏言路久不通乞廣

賜開納勿以微賤爲間庶幾養成敢言之氣帝嘉納之普安府勸講至戾太子事王曰於斯時也斬江充自歸於武帝何如達曰此非臣子所能王意蓋有所在也二十六年遷著作郎尋除起居郎入謝帝又曰秦檜炎炎不附者惟卿一人達曰臣不能效古人抗折權姦但不與之同爾然所以事宰相禮亦不敢闕又曰受陛下爵祿而奔走權門臣不惟不敢亦且不忍明年同知貢舉盡公考閱以革舊弊遂得王十朋閻安中始達未出貢闈蔣璨除戶部侍郎給事中辛次膺以璨交結希進還之帝怒罷次膺付達書讀達不可璨以此出知蘇州次

唐仍得次對達兼給事中未幾除中書舍人登第六年而當外制南渡後所未有也帝語王綸曰趙達純正可用朕於蜀士未見其比朕所以甫二歲令至此報其不附權貴也先是達嘗薦杜莘老唐文若孫道夫皆蜀名士至是奉詔舉士又以馮方劉儀鳳李石郟次雲應詔宰執以聞帝曰蜀人道遠其間文學行義有用者不因論薦無由得知前此蜀中宦游者多隔絕不得一至朝廷甚可惜也自檜顓權深抑蜀士故帝語及之達以疾求外帝命國醫王繼先視疾不可爲矣卒年四十一帝爲之收淚嘆息達嘗自謂司馬溫公不近非色不取非

財吾雖不肖庶幾慕之方檜權盛時忤檜者固非止達一人而帝亟稱達不附麗又謂達文章似蘇軾故稱爲小東坡未及用而達死惜其論建不傳于世有棲雲集三十卷

論曰如圭師于安國居正師于楊時敦復師于程頤表臣交于陳瓘其師友淵源有自來矣故其議論蘊直剛嚴鯁峭不惑異說不畏彊禦大略相似若夫居正辨王氏三經之繆龜年首劾秦檜主和之非程瑀力排蔡京之黨尤爲有功於名教張闡論事無避洪擬朴實端亮趙達純正善文皆一時之良爲檜所忌而不撓者語曰

宋史卷三百八十一考證

宋史卷三百八十一
育不元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實錄

二列傳第一百四十
言又張燾字公饒之德興人祕閣修撰根之子也宣和八

言又張燾字公饒之德興人祕閣修撰根之子也宣和八
言又張燾字公饒之德興人祕閣修撰根之子也宣和八

言又張燾字公饒之德興人祕閣修撰根之子也宣和八
言又張燾字公饒之德興人祕閣修撰根之子也宣和八

言又張燾字公饒之德興人祕閣修撰根之子也宣和八
言又張燾字公饒之德興人祕閣修撰根之子也宣和八

言又張燾字公饒之德興人祕閣修撰根之子也宣和八
言又張燾字公饒之德興人祕閣修撰根之子也宣和八

言又張燾字公饒之德興人祕閣修撰根之子也宣和八
言又張燾字公饒之德興人祕閣修撰根之子也宣和八

言又張燾字公饒之德興人祕閣修撰根之子也宣和八
言又張燾字公饒之德興人祕閣修撰根之子也宣和八

言又張燾字公饒之德興人祕閣修撰根之子也宣和八
言又張燾字公饒之德興人祕閣修撰根之子也宣和八

言又張燾字公饒之德興人祕閣修撰根之子也宣和八
言又張燾字公饒之德興人祕閣修撰根之子也宣和八

言又張燾字公饒之德興人祕閣修撰根之子也宣和八
言又張燾字公饒之德興人祕閣修撰根之子也宣和八

乾隆四年校刊

宋史卷三百八十一

列傳

一

定禍亂未有不本於至誠而能有濟者陛下踐祚以來號令之發未足以感人心政事之施未足以慰人望豈非在我之誠有未修乎天下治亂在君子小人用舍而已小人之黨日勝則君子之類日退將何以弭亂而圖治又言措置江防非計徒費民財損官賦不適於用又言侍從臺諫觀望意指毛舉細務至國家大事坐視不言又言巡幸所至營繕困民越棲會稽似不如是紹興二年呂頤浩薦除司勳員外郎遷起居舍人言自古未有不知敵人之情而能勝者願詔大臣諸將厚爵賞募可任用者往伺敵動靜既審知之則戰守進退在我皆

備彼尚安得出不意犯吾行闕詔以付都督府及沿邊諸帥遷中書舍人呂祉之撫諭淮西也燾謂張浚曰祉書生不更軍旅何可輕付浚不從遂致酈瓊之變七年張浚特賜進士出身浚浚兄也將母至行在上引對而命之燾言宣和以來姦臣子弟濫得儒科陛下方與浚圖回大業當以公道革前弊今首賜浚第何以塞公議上念浚功欲慰其母心乃命起居郎樓炤行下炤又封還著作郎兼起居舍人何掄曰賢良之子宰相之兄賜科第不爲過乃與書行燾不自安與炤皆求去不許言者論之以集英殿修撰提舉江州太平觀明年以兵部

侍郎召詔引對上曰卿去止緣張滉燾曰臣苟有所見不敢不言如內侍王鑑陛下所親信臣尚論列豈有幸相親况自賜出身公論不與臣若不言豈惟負陛下亦負張浚上因問朕圖治一紀收効蔑然其弊安在燾曰自昔有爲之君未有不先定規模而能收効者臣紹興初首以是爲言今七年往者進臨大江退守吳會未朞月而或進或却豈不爲敵所窺乎今陛下相與斷國論者二三大臣而已一紀之間十四命相執政遞遷無慮二十餘日月逝矣大計不容復誤願以先定規模爲急尋權吏部尚書徽猷閣待制黎確卒詔贈官推恩燾言

確素號正人一旦臨變失臣節北面邦昌之庭且爲將命止勤王之師今曲加贈恤何以示天下詔追奪職名時金使至境詔欲屈己就和令侍從臺諫條上燾言金使之來欲議和好將歸我梓宮歸我淵聖歸我母后歸我宗社歸我土地人民其意甚美其言甚甘廟堂以爲信然而羣臣國人未敢以爲信然也蓋事關國體臣請推原天意爲陛下陳之傳曰天將興之誰能廢之臣考人事以驗天意陛下飛龍濟州天所命也敵騎屢犯行闕不能爲虞甲寅一戰敗敵師丙辰再戰却劉豫丁巳酈瓊雖叛實爲僞齊廢滅之資皆天所贊也是蓋陛下

躬履艱難側身修行布德立政上副天意而天祐之之所致也臣以是知上天悔禍有期中興不遠矣願益自修自彊以享天心以俟天時時之既至吉無不利則何戰不勝何功不立今此和議姑爲聽之而必無信之可恃也彼使已及境勢難固拒使其果願和好如前所陳是天誘其衷必不復強我以難行之禮如其初無此心二三其說責我以必不可行之禮要我以必不可從之事其包藏何所不有便當以大義絕之謹邊防厲將士相時而動願斷自淵衷毋取必於彼而取必於天而已乃若略國家之大耻置宗社之深讐躬率臣民屈膝于

金而臣事之而覲和議之必成非臣所敢知也上覽奏愀然變色曰卿言可謂忠然朕必不至爲彼所給方且熟議必非詐僞而後可從不然當再使審虛實拘其使人燾頓首謝金使張通古蕭哲至行在朝議欲上拜金詔燾曰陛下信王倫之虛詐發自聖斷不復謀議便欲行禮羣臣震懼罔措必已得梓宮已得母后已得宗族始可議通好經久之禮今彼特以通好爲說意謂割地講和而已陛下之所願欲而切於聖心者無一言及其情可見奈何遽欲屈而聽之一屈之後不可復伸廷臣莫能正救曾魯仲連之不如豈不獲罪於天下萬世

既而監察御史施廷臣抗章力贊和議擢爲侍御史司農寺丞莫將忽賜第擢爲起居郎朝論大駭燾率吏部侍郎晏敦復上疏曰仰惟陛下痛梓宮未還兩宮未復不憚屈己與敵議和特以衆論未同故未敢輕屈爾幸小大之臣無復異議從容獻納庶幾天聽爲回卒不敢屈此宗社之福也彼施廷臣乃務迎合輒敢抗章力贊此議姑爲一身進用之資不恤君父屈辱之耻罪不容誅乃由察官超擢柱史夫御史府朝廷紀綱之地而陛下耳目之司前日勾龍如淵以附會而得中丞衆論固已喧鄙之矣今廷臣又以此而躋橫榻一臺之中長貳

皆然旣同鄉曲又同心腹惟相朋附變亂是非豈不紊紀綱而蔽陛下之耳目乎衆論沸騰方且切齒而莫將者又以此議由寺丞擢右史如淵廷臣庸人也初無所長但知觀望而將則姦人也考其平昔無所不爲此輩烏可與之斷國論乎望加斥逐庶幾少杜羣枉之門至於和議則王倫實爲謀主彼往來敵中至再四矣陛下侍以爲心腹信之如著龜今其爲言自己二三事之端倪蓋亦可見更望仰念祖宗付託之重俯念億兆愛戴之誠貴重此身無輕於屈但務雪耻以思復讐加禮其使厚資遣發諭以必得事實之意告以國人皆曰不可

之狀使彼悔禍果出誠心惟我所欲盡歸于我然後徐
議報之之禮亦未晚也如其變詐誘我以虛詞則包藏
終不可測便當厲將士保疆場自治自彊以俟天時何
爲不成伏願陛下少忍而已自朝廷有屈己之議上下
解體儻遂成屈己之事則上下必至離心人心既離何
以立國伏願戒之重之於是將廷臣皆不敢拜燾又面
折如淵曰達觀其所舉君薦七人皆北面張邦昌今囁
嚅附會墮敵計他日必背君親矣燾既力詆拜詔之議
秦檜患之燾亦自知得罪託疾在告檜使樓炤諭之曰
北扉闕人欲以公爲直院燾大駭曰果有此言愈不敢

出矣檜不能奪乃止和議成范如圭請遣使朝八陵遂
命判大宗正士褒與燾偕行且命修奉令荆湖帥臣岳
飛濟其役燾與士褒道武昌出蔡頴河南百姓懽迎夾
道以喜以泣曰久隔王化不圖今日復爲宋民九年五
月至永安諸陵朝謁如禮陵前石澗水久涸二使垂至
忽湧溢父老驚歎以爲中興之兆燾等入栢城披鉏荆
棘隨所葺治留二日而還自鄭州歷汴宋宿泗淮南以
歸卽奏疏曰金人之禍上及山陵雖殄滅之未足以雪
此耻復此讐也陛下聖孝天至豈勝痛憤願以梓宮兩
宮之故方且與和未可遽言兵也祖宗在天之靈震怒

既久豈容但已異時恭行天罰得無望於陛下乎自古
戡定禍亂非武不可狼子野心不可保恃久矣伏望修
武備俟釁隙起而應之電掃風驅盡俘醜類以告諸陵
夫如是然後盡天子之孝而爲人子孫之責塞矣上問
諸陵寢如何燾不對唯言萬世不可忘此賊上黯然燾
因請永固陵不用金玉大略謂金玉珍寶聚而藏之固
足以動人耳目又其爲物自當流布於世理必發露無
足恠者上覽疏謂秦檜曰前世厚葬之禍如循一軌朕
斷不用金玉庶先帝神靈有萬世之安燾又言頃劉豫
初廢人情恟恟我斥候不明坐失機會今又聞敵於淮

陽作筏造繩索不知安用諸將朝廷戒勿得遣間探遂
不復遣我之動息敵無不知敵之情狀我則不聞又見
黃河船盡拘北岸悉爲敵用往來自若無一人敢北渡
者願飭邊吏廣耳目先事而防又言酈瓊部伍皆西陲
勁兵今在河南尚可收用新疆租賦已蠲而使命絡繹
推恩費用猶循兵興時例願加裁損非甚不得已勿遣
使以寬民力又論陝西諸帥不相下動輒喧爭請置一
大帥統之庶首尾相應緩急可恃燾所言皆切中時病
秦檜方主和惟恐少忤敵意悉置不問成都謀帥上諭
檜曰張燾可第道遠恐其憚行檜以諭燾燾曰君命也

焉敢辭十月以寶文閣學士知成都府兼本路安撫使
付以便宜雖安撫一路而四川賦斂無藝者悉得蠲減
陛辭奏曰蜀民困矣官吏從而誅剝之去朝廷遠無所
赴愬俟臣至所部首宣德意但一路咸霑惠澤上曰豈
惟一路四川恤民事悉委卿燾因言官吏害民者請先
罷後劾上許之又言軍興十餘年日不暇給今和議甫
定願汲汲以政刑爲先務上曰當書之座右十年三月
至成都在蜀四年戢貪吏薄租賦撫雅州蕃部西邊不
驚歲旱則發粟民得不饑暇則修學校與諸生講論會
有詔令宣撫司納契丹降人燾爲宣撫使胡世將言蜀

地狹不能容前朝常勝軍可爲戒世將奏寢其事燾乞
祠以李璆代之燾自蜀歸臥家凡十有三年二十五年
冬檜死舊人在者皆起燾除知建康府兼行宮留守金
陵積歲負內庫錢帛鉅萬悉爲奏免池有義子與父爭
訟守昏謬繫父連年不決燾移大理出其守居二年進
端明殿學士二十九年提舉萬壽觀兼侍讀以衰疾力
辭不許除吏部尚書初上知普安郡王賢欲建爲嗣顯
仁皇后意未欲遲回久之顯仁崩上問燾方今大計燾
曰儲貳者國之本也天下大計無踰於此上曰朕懷此
久矣卿言契朕心開春當議典禮又勸上省賜予罷土

木減冗吏止北貨上嘉獎之金使施宜生來燾奉詔館
客宜生本閩人素聞燾名一見顧副使曰是南朝不拜
詔者燾以首丘桑梓動之宜生於是漏敵情燾密奏早
爲備先是御前置甲庫凡乘輿所需圖畫什物有司不
能供者悉聚焉日費不貲禁中既有內酒庫釀殊勝酤
賣其餘頗侵大農燾因對言甲庫萃工巧以蕩上心酒
庫酤良醞以奪官課且乞罷減教坊樂工人數上曰卿
言可謂責難於君明日悉詔罷之屢以衰疾乞骸三十
年以資政殿學士致仕尋遷太中大夫給真奉三十一
年八月落致仕復知建康府時金人窺江建業民驚徙

過半聞燾至人情稍安尋詔沿江帥臣條上恢復事宜
燾首陳十事大率欲預備不虞持重養威觀釁而動期
於必勝孝宗受禪除同知樞密院遣子埏入辭詔肩輿
至宮給扶上殿首問爲治之要言內治乃可外攘又乞
命百執條弊事詔從之令侍從臺諫集都堂給札以聞
隆興元年遷參知政事以老病不拜臺諫交章留之除
資政殿大學士提舉萬壽觀兼侍讀謁告將理許之及
家固求致仕後二年卒年七十五諡忠定燾外和內剛
帥蜀有惠政民祠之不忘始論和議歸之于天士論歎
然泊繳駁施廷臣之奏朝野復一辭歸重焉

黃中字通老邵武人幼受書一再輒成誦初以族祖蔭補官紹興五年廷試言孝弟動上心擢進士第二人授保寧軍節度推官二十餘年秦檜死乃召爲校書郎歷遷普安恩平府教授中在王府時龍大淵已親幸中未嘗與之狎見則揖而退後他教授多蒙其力中獨不徙官遷司封員外郎兼國子司業芝草生武成廟官吏請以聞中不答官吏陰畫圖以獻宰相謂祭酒周綰與中曰治世之瑞抑而不奏何耶綰未對中曰治世何用此爲綰退謂人曰黃司業之言精切簡當惜不爲諫官充賀金生辰使還爲祕書少監尋除起居郎累遷權禮部

侍郎中使金回言其治汴宮必徙居見迫宜早爲計上矍然宰相顧謂中曰沈介歸殊不聞此何耶居數日中白宰相請以妄言待罪湯思退怒語侵中已乃除介吏部侍郎徙中以補其處中猶以備邊爲言又不聽遂請補外上不許曰黃中恬退有守除左史且錫鞍馬金使賀天申節遽以欽宗訃聞朝論俟使去發喪中馳白宰相此國家大事臣子至痛一有失禮謂天下後世何竟得如禮中自使還每進見輒言邊事又獨陳禦備方略高宗稱善不數月金亮已擁衆渡淮中因入謝論淮西將士不用命請擇大臣督師旣而以殿帥楊存中爲御

營使中率同列力論不可遣敵旣臨江朝臣爭遣家逃匿中獨晏然比敵退唯中與陳康伯家屬在城中衆慚服天申節上壽議者以欽宗服除嘗舉樂中言春秋君弑賊不討雖葬不書以明臣子之罪況欽宗實未葬而可遽作樂乎事竟寢兼給事中內侍遷官不應法諫官劉度坐論近習龍大淵忤旨補郡已復罷之中皆不書讀羣小相與媒孽中罷去尹穡希意詆中爲張浚黨乾道改元中年適七十卽告老以集英殿修撰致仕進敷文閣待制居六年上御講筵顧侍臣曰黃中老儒今居何許年幾許筋力或未衰耶召引對內殿問勞甚渥以

爲兵部尚書兼侍讀中前在禮部嘗諫止作樂事中去卒用之至是又將錫宴遂奏申前說詔遣范成大使金以山陵爲請中言陛下聖孝及此天下幸甚然欽廟梓宮置不問有所未盡上善其言不能用未滿歲有歸志乃陳十要道以爲用人而不自用以公議進退人才察邪正廣言路核事實節用度擇監司懲貪吏陳方略考兵籍上亟稱善中力求去除顯謨閣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賜犀帶香茗除龍圖閣學士致仕凡邑里後生上謁必訓以孝弟忠信朱熹裁書以見有曰今日之來將再拜堂下惟公坐而受之俾進於門弟子之列則某之

志也其爲人敬慕如此其後上手書遣使訪朝政闕失
進職端明殿學士屬疾手草遺表猶以山陵欽宗梓宮
爲言深以人主之職不可假之左右爲戒淳熙七年八
月庚寅卒年八十有五九月詔贈正議大夫中有奏議
十卷諡簡肅

孫道夫字太冲眉州丹稜人年十八貢辟雍時禁元祐
學坐收蘇氏文除籍再貢入優等張浚薦于高宗召對
道夫奏願修德以回天意定都以繫人心任賢材圖興
復以雪國耻上在越浚遣道夫奏事賜出身改左承奉
郎再詔對言漢中前瞰三秦後蔽巴蜀孔明蔣琬出圖

關輔未有不屯漢中者今欲進兵陝右當先經營漢中
荆南東連吳會北通漢沔號用武之國晉宋以來嘗倚
爲重鎮武帝亦以荆南居上流故以諸子居之今守江
當先措置荆南時至則蜀漢師出秦關荆楚師出宛洛
陛下親御六軍由淮甸與諸將會咸陽孰能禦之上嘉
納召試館職上諭宰相自渡江以來文氣未有如道夫
者涵養一二年當命爲詞臣除祕書正字權禮部郎官
徽宗凶問禮儀多所草定尋權左司員外郎上問蜀中
水運陸運孰便道夫奏水運遲而省費陸運速而勞民
宣撫司初由水運率石費錢十千後以爲緩從陸起丁

夫十數萬率石費五十餘千上曰水運便行之遷校書郎出知懷安軍乞罷都運司以寬民力罷戍兵以弭亂階罷泛使以省浮費知資州宣撫鄭剛中薦其治行第一移知蜀州盜不敢入境州產綾先是守以軍匠置機買絲虧直民病之道夫斷其機遇事明了人目爲水晶燈籠九年不遷蓋非秦檜所樂也以吏部郎中入對言蜀民二稅鹽酒茶額之弊上納其言除太常少卿假禮部侍郎充賀金正旦使金將敗盟詰秦檜存亡及關陝買馬非約道夫隨事折之使還擢權禮部侍郎上曰卿自小官已爲朕知第趙鼎與張浚相失後蜀士仕于朝

者皆爲沮抑繼自今有所見可數求對兼侍講奏敵有窺江淮意上曰朝廷待之甚厚彼以何名爲兵端道夫曰彼金人身弒其父兄而奪其位與兵豈問有名臣願預爲之圖宰相沈該不以爲慮道夫每進對輒言武事該疑其引用張浚忌之道夫不自安請出除知綿州致仕卒年六十六道夫居官一意爲民不可干以私仕宦三十年奉給多置書籍然性剛直喜面折不容人之短或以此少之云

會幾字吉甫其先贛州人徙河南府幼有識度事親孝母死蔬食十五年入太學有聲兄弼提舉京西南路學

事按部弱死無後特命幾將仕郎試吏部考官異其文
置優等賜上舍出身擢國子正兼欽慈皇后宅教授遷
辟雍博士除校書郎林靈素得幸作符書號神霄錄朝
士爭趨之幾與李剛傅崧卿皆稱疾不往視久之爲應
天少尹庭無留訟闈人得旨取金而無文書府尹徐處
仁與之幾力爭不得靖康初提舉淮東茶鹽高宗卽位
改提舉湖北徙廣西運判江西提刑又改浙西會兄開
爲禮部侍郎與秦檜力爭和議檜怒開去幾亦罷逾月
除廣西轉運副使徙京南路盜駱科起郴之宜章郴桂
皆瀕洞宣撫司調兵未至謾以捷聞幾疏其實朝廷遣

他將平之請間得崇道觀復爲廣西運判固辭僑居土
饒七年檜死起爲浙西提刑知台州治尚清淨民安之
黃巖令受賄爲兩吏所持令械吏寘獄一夕皆死幾詰
其罪或曰令丞相沈該客也治之益急賀允中薦召對
以疾辭除直祕閣歸故治未幾復召對幾言士氣久不
振陛下欲起之於一朝矯枉者必過直雖有折檻斷鞅
牽裾還笏若賣直干譽者願加優容時帝懲檜擅權之
弊方開言路應詔者衆幾懼有獲戾者先事陳之帝大
悅授祕書少監幾承平時已爲館職去三十八年而復
至須鬢皓白衣冠偉然每會同舍多談前輩言行臺閣

典章薦紳推重焉詔修神宗寶訓書成奏薦帝稱善命
權禮部侍郎兄楸開皆嘗貳春官幾復爲之人以爲榮
吳越大水地震幾舉唐貞元故事反覆論奏帝聽其言
他日謂幾曰前所進陸贄事甚切已遣漕臣振濟矣引
年請謝上曰卿氣貌不類老人姑爲朕留謝曰臣無補
萬一惟進退有禮尚不負陛下拔擢上閔勞以事提舉
玉隆觀紹興二十七年也除集英殿修撰又三年升敷
文閣待制金犯塞中外大震帝召楊存中偕宰執對便
殿論以將散百官浮海避之左僕射陳康伯持不可存
中言敵空國遠來已闖淮甸此正賢智馳騫不足之時

臣願率先將士北首死敵帝喜遂定議親征下詔進討
有欲遣使詣敵求緩師者幾疏言增幣請和無小益有
大害爲朝廷計正當嘗膽枕戈專務節儉經武外一切
置之如是雖北取中原可也且前日詔諸將傳檄數金
君臣如叱奴隸何辭可與之和耶帝壯之孝宗受禪幾
又上疏數千言將召屢請老乃遷通奉大夫致仕擢其
子逮爲浙西提刑以便養乾道二年卒年八十二諡文
清幾三仕嶺表家無長物人稱其廉早從舅氏孔文仲
武仲講學初佐應天時諫官劉安世亡恙黨禁方厲無
敢窺其門者幾獨從之談經論事與之合避地衡嶽又

從胡安國游其學益粹爲文純正雅健詩尤工有經說
二十卷文集三十卷二子逢仕至司農卿逮亦終敷文
閣待制而逢最以學稱

開字天游少好學善屬文崇寧間登進士第調真州司
戶累遷國子司業擢起居舍人權中書舍人掖垣草制
多所論駁忤時相意左遷太常少卿責監大寧監鹽井
匹馬之官不以自卑召還時相復用事監杭州市易務
除直祕閣知和州徙知恩州請祠得鴻慶宮判南京國
子監復爲中書舍人罷提舉洞霄宮欽宗卽位除顯謨
閣待制提舉萬壽觀知穎昌府兼京西安撫使奪職奉

祠建炎初復職知潭州湖南安撫使踰年求去復得鴻
慶宮起知平江府廣東經略安撫使奉詔駐潮陽招捕
虔寇訖事乃之鎮居二年盡平羣盜提舉太平觀復以
中書舍人召首論自古興衰撥亂之主必有一定之論
然後能成功願講明大計使議論一定斷而必行則功
烈可與周宣侔矣又論車駕撫巡東南重兵所聚限以
大江敵未易遽犯其所窺伺者全蜀也一失其防陛下
不得高枕而臥矣願擇重臣與吳玠協力固護全蜀屢
請去進寶文閣待制知鎮江府兼沿江安撫使召爲刑
部侍郎言太祖懲五季尾大不掉之患畿甸屯營倍于

天下周廬宿衛領以三衙今禁旅單弱願參舊制增補之帝悉嘉納遷禮部侍郎兼直學士院時秦檜專主和議開當草國書辨視體制非是論之不聽遂請罷改兼侍讀檜嘗招開慰以溫言且曰主上虛執政以待開曰儒者所爭在義苟爲非義高爵厚祿弗顧也願聞所以事敵之禮檜曰若高麗之於本朝耳開曰主上以聖德登大位臣民之所推戴列聖之所聽聞公當彊兵富國尊主庇民奈何自卑辱至此非開所敢聞也又引古誼以折之檜大怒曰侍郎知故事檜獨不知耶他日開又至政事堂問計果安出檜曰聖意已定尚何言公自取

大名而去如檜第欲濟國事耳然猶以梓宮未還母后欽宗未復詔侍從臺諫集議以聞開上疏略曰但當修德立政嚴於爲備以我之仁敵彼之不仁以我之義敵彼之不義以我之戒懼敵彼之驕泰真積力久如元氣固而病自消大陽升而陰自散不待屈己陛下之志成矣不然恐非在天之靈與太后淵聖所望於陛下者也檜曰此事大係安危開曰今日不當說安危只當論存亡檜矍然會樞密編修胡銓上封事痛詆檜極稱開由是罷以寶文閣待制知婺州開言議論妄發實緣國事力請歸檜議奪職同列以爲不可提舉太平觀知徽州

以病免居閒十餘年黃達如請籍和議同異爲士大夫
升黜卽擢達如監察御史首劾開禡職引年請還政僅
復祕閣修撰卒年七十一檜死始復待制盡還致仕遺
表恩數開孝友厚族信于朋友其守歷陽也從游醉學
日讀論語求諸言而不得則反求諸心每有會意欣然
忘食其留南京劉安世一見如舊定交終身故立朝遇
事臨大節而不可奪師友淵源固有所自云
勾濤字景山成都新繁人登崇寧二年進士第調嘉州
法掾川陝鑄錢司屬官建炎初通判黔州田祐恭兵道
境上濤白守燕勞之祐恭感恩厲下郡得以無犯湖湘

賊王闢破秭歸桑仲郭守忠攻茶務箭窠砦將犯夔門
夔兵素單弱宣司檄祐恭捍禦濤帥黔兵佐之賊潰去
宣撫張浚奏濤知巴州不赴翰林侍讀學士范冲薦召
見論五事除兵部郎中七年遷右司郎官兼校正日食
上言八月遷起居舍人以足疾命閣門賜墩待班九月
兼權中書舍人時沿邊久宿兵江浙罷於餽餉荆襄淮
楚多曠土濤因進羊祐屯田故事事下諸大將於是邊
方議行屯田淮西都統制劉光世乞罷丞相張浚欲以
呂祉代之濤謂祉疎庸淺謀必敗事莫若就擇將士素
所推服者用之否則劉錡可浚不納祉至果以輕易失

士心未幾酈瓊叛社死於亂浚聞之夜半召濤愧謝時
帝駐蹕建炎欲亟還臨安濤入見曰今江淮列戍十餘
萬苟付託得人可無憂顧適此危疑詎宜輕退以啟敵
心因薦劉錡帝卽命以其衆鎮合肥川陝宣撫使吳玠
言都轉運使李迨腹刻賞格迨亦奏玠苛費帝以問濤
濤曰玠功在西蜀縱費寧可覈第移迨他路可爾帝然
之會金人廢劉豫金房鎮撫使郭浩遣其弟沔奏事濤
察沔警敏可仗乞詔諭陝右諸叛將乘機南歸帝命濤
草詔沔持以往聞者流涕十二月除中書舍人八年除
史館修撰重修哲宗實錄帝諭之曰昭慈聖獻皇后病

革朕流涕問所欲言后愴然謂朕曰吾逮事宣仁聖烈
皇后見其任賢使能約已便民憂勤宗社疎遠外家古
今母后無與爲比不幸姦邪罔上史官蔡卞等同惡相
濟造謗史以損聖德誰不切齒在天之靈亦或介介其
以筆屬正臣亟從刪削以信來世朕痛念遺訓未嘗一
日輒忘今以命卿濤奏數十年來宰相不學無術邪正
貿亂所以姦臣子孫得逞其私智幾亂裕陵成書非賴
陛下聖明則任申必先有過嶺之謫臣亦恐復蹈媒孽
之禍帝慰勉之六月實錄成進一秩就館賜宴復修徽
宗實錄以中書舍人呂本中爲薦丞相趙鼎諭旨宜婉

辭紀載濤曰崇寧大觀大臣誤國以稔今禍藉有隱諱
如天下野史何七月除給事中求去以徽猷閣待制知
池州改提舉江州太平觀俄除荆湖北路安撫使知潭
州秦檜嘗令人諭意欲與共政濤以書謝之檜諷言劾
之不報濤上書論時事之害政者大臣密諭王倫變易
地界一也蔡攸之妻近居臨平咫尺行都略不畏避二
也小大之臣凡在謫籍皆已甄叙惡如京黼尚蒙寬宥
今侍從之臣初無大過理宜牽復三也河南故地復歸
中國新附之民延頸德澤承流之寄當加精選四也臺
諫爲耳目之司今宰相引援皆同舍之舊倚爲鷹犬五

也帝歎其忠直賜以繒綵茶藥且令事有大於此者悉
以聞秩滿提舉太平觀十一年帝謂秦檜曰勾濤久閑
性喜泉石可進職與一山水近郡檜對永嘉有天台鴈
蕩之勝帝曰永嘉太遠其以湖州命之俄以疾卒年五
十九遺表聞帝震悼顧近臣曰勾濤死矣惜哉贈左大
中大夫濤身長七尺風貌偉然頗以忠亮自許國有大
議帝必委心延訪往復酬詰率漏下數刻始罷料邊情
如在目前知名之士多所薦進有文集十卷西掖制書
十卷奏議十卷詩賦外傳詞賦六典外傳關果官賦
李彌遜字似之蘇州吳縣人弱冠以上舍登大觀三年

第調單州司戶再調陽穀簿政和四年除國朝會要所
檢閱文字引見特遷校書郎充編修六典校閱累官起
居郎以封事剴切貶知廬山縣改奉嵩山祠廢斥隱居
者八載宣和末知冀州金人犯河朔諸郡皆警備彌遜
捐金帛致勇士修城堞決河護塹邀擊其遊騎斬首甚
衆兀末北還戒師毋犯其城靖康元年召爲衛尉少卿
出知瑞州二年建康府牙校周德叛執帥宇文粹中殺
官吏嬰城自守勢猖獗彌遜以江東判運領郡事單騎
扣賊闥以蠟書射城中招降賊通欵開關迎之彌遜諭
以禍福勉使勤王時李綱行次建康共謀誅首惡五

人撫其餘黨一郡帖然改淮南運副後奉興國宮祠知
饒州召對首奏當堅定規模排斥姦言又謂朝廷一日
無事幸一日之安一月無事幸一月之安欲求終歲之
安已不可得況能定天下大計乎帝嘉其讜直輔臣有
不悅者以直寶文閣知吉州陞辭帝曰朕欲留卿大臣
欲重試卿民事行召卿矣七年秋遷起居郎彌遜自政
和未以上封事得貶垂二十年及復居是職直前論事
鯁切如初冬試中書舍人奏六事曰固藩維以禦外侮
嚴禁衛以尊朝廷練兵以壯國勢節用以備軍食收民
心以固根本擇守帥以責實効時駐蹕未定有旨料舟

給卒以濟宮人彌遜繳奏曰六飛雷動百司豫嚴時方孔艱宜以宗社爲心不宜於內倖細故更勤聖慮事雖至微懼傷大體帝嘉納之試戶部侍郎秦檜再相惟彌遜與吏部侍郎晏端復有憂色八年彌遜上疏乞外甚力詔不允趙鼎罷相檜專國贊帝決策通和金國遣烏陵思謀等入界索禮甚悖軍民皆不平人言紛紛檜於御榻前求去欲要決意屈己從和樞密院編修官胡銓上疏乞斬檜校書郎范如圭以書責檜曲學背師忘讎辱國禮部侍郎曾開抗聲引古誼以折檜相繼貶逐彌遜請對言金使之請和欲行君臣之禮有夫不可帝以

爲然詔廷臣大議卽日入奏彌遜手疏力言陛下受金人空言未有一毫之得乃欲輕祖宗之付託屈身委命自同下國而尊奉之倒持太阿授人以柄危國之道而謂之和可乎借使金人姑從吾欲假以目前之安異時一有無厭之求意外之欲從之則害吾社稷之計不從則釁端復開是今日徒有屈身之辱而後患未已又言陛下率國人以事讎將何以責天下忠臣義士之氣力陳不可者二檜嘗邀彌遜至私第曰政府方虛員苟和好無異議當以兩地相浼荅曰彌遜受國恩深厚何敢見利忘義顧今日之事國人皆不以爲然獨有一去可

報相公檜默然次日彌遜再上疏言愈切直又言送件使揣摩迎合不恤社稷乞別選忠信之人協濟國事檜大怒彌遜引疾帝諭大臣留之時和議已決附會其說者至謂向使明州時主上雖百拜亦不問議論靡然賴彌遜廷爭檜雖不從亦憚公論再與金使者計議和不受封冊如宰相就館見金使受其書納入禁中多所降殺惟君臣之禮不得盡爭九年春再上疏乞歸田以徽猷閣直學士知端州改知漳州十年歸隱連江西山是歲兀朮分四道入侵明年又侵淮西取壽春竟如彌遜言十二年檜乘金兵旣敗收諸路兵復通和好追仇向

者盡言之臣嗾言者論彌遜與趙鼎王庶曾開四人同沮和議於是彌遜落職十餘年間不通時相書不請磨勘不乞任子不序封爵以終其身常憂國無怨懟意二十三年卒朝廷思其忠節詔復敷文閣待制有奏議三卷外制二卷議古三卷詩十卷弟彌大

彌大字似矩登崇寧三年進士第以太臣薦召對除校書郎遷監察御史假太常少卿充契丹賀正旦使時傳聞燕民欲歸漢徽宗遣彌大覘之使還奏所聞有二或謂彼主淫刑滅親種類畔離女真侵迫國勢危殆爲可取或謂下詔罪己擢用耆舊招赦盜賊國尚有人未可

取莫若聽其自相攻併遷起居郎試中書舍人同修國史童貫宣撫永興走馬承受白鏐恃貫不報師期朝廷止從薄責彌大繳奏以爲邊報不至非朝廷福鏐坐除名彌大亦出知光州移知鄂州召爲給事中兼校正御前文籍詳定官拜禮部侍郎金人大舉入侵李綱定城守之策命彌大爲參議與綱不合罷未幾除刑部尚書初朝廷許割三鎮畀金人旣而遣种師道師中援河北姚古援河東彌大上疏乞起河東西境麟府諸郡及陝西兵以濟古之師起河東路及京東近郡兵以濟師道師中之師爲腹背攻劫之圖遂除彌大河東宣撫副使

張師正領勝捷軍敗於河東潰歸彌大誅之復遣餘卒援真定餘卒叛宣撫罷命彌大知陝州河東破小將李彥先來謁言軍事彌大壯之留爲將戍崤澠間以遏敵詔遣使召援彌大未敢進會永興帥范致虛糺兵勤王檄彌大充諸道計議行至方城道阻乃率衆赴大元帥府建炎元年除知淮寧府到郡未幾杜用等夜叛彌大縋城出賊散乃還坐貶秩尋召爲吏部侍郎帝如杭州命權紹興府試戶部尚書兼侍讀呂頤浩視師以彌大爲參謀官彌大奏王導謝安爲都督未嘗離朝廷今邊圉幸無他頤浩不宜輕動又言己爲天子從官非宰相

可辟乞於諸軍悉置軍正如漢朝故事以察官郎官爲之陛下必欲留臣當別爲一司伺察頤浩過失忤旨出知平江府中丞沈與求劾彌大謀間君臣妄自尊大奪職歸起知靜江府奏廣西邊防利害入爲工部尚書未幾罷去廣西提刑韓璜劾其在靜江日斷強盜死罪引絞入斬貶兩秩紹興十年卒年六十一卒於家

論曰宋旣南渡日以徽宗梓宮及韋后爲念秦檜主和甘心屈己張燾連章論列謀深慮遠其言取必於天豈忘宗社之讎哉亦曰相時而動耳惜其利澤專於蜀也黃中不黨不阿明察料敵立朝忠實退不忘君道夫受知張浚憂國而不爲身謀曾幾積學潔行風節凜凜陳嘗膽枕戈之言以贊親征亦壯矣哉勾濤直節正論不受檜私潔身歸老彌遜曾開同沮和議廢絀以沒無怨懟心所謂臨大節而不可奪者歟

可辭乞於... 之陛下必欲...

知... 之陛下必欲...

講必... 大前而不... 會開同... 以對無...

嘗... 之言以... 亦... 使... 為... 五... 不... 宋史卷三百八十三

宋史卷三百八十三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列傳第一百四十二

陳俊卿

虞允文

辛次膺

陳俊卿字應求興化人幼莊重不妄言笑父死執喪如成人紹興八年登進士第授泉州觀察推官服勤職業同僚宴集恒謝不往一日郡中失火守汪藻走視之諸掾屬方飲某所俊卿輿卒亦假之行於是例以後至被詰俊卿唯唯稱謝已而知其實問故俊卿曰某不能止同僚之行又資其僕安得為無過時公方盛怒其忍幸

自解重人之罪乎藻歎服以爲不可及秩滿秦檜當國
察其不附己以爲南外睦宗院教授尋添通判南劍州
未上而檜死乃以校書郎召孝宗時爲普安郡王高宗
命擇端厚靜重者輔導之除著作佐郎兼王府教授講
經輒寓規戒正色特立王好鞠戲因誦韓愈諫張建封
書以諷王敬納之累遷監察御史殿中侍御史首言人
主以兼聽爲美必本至公人臣以不欺爲忠必達大體
御下之道恩威並施抑驕將作士氣則紀綱正而號令
行矣遂劾韓仲通本以獄事附檜寃陷無辜檜黨盡逐
而仲通獨全劉寶總戎京口恣培植且拒命不分戍二

人遂抵罪湯思退專政俊卿言冬日無雲而雷宰相上
不當天心下不厭人望詔罷思退時災異數見金人侵
軼之勢已形俊卿乃疏言張浚忠蓋白首不渝竊聞讒
言其陰有異志夫浚之得人心伏士論爲其忠義有素
反是則人將去之誰復與爲變乎疏入未報因請對力
言之上始悟數月以浚守建康又言內侍張去爲陰沮
用兵且陳避敵計搖成算請按軍法上曰卿可謂仁者
之勇除權兵部侍郎金主亮渡淮俊卿受詔整浙西水
軍李寶因之遂有膠西之捷亮死詔俊卿治淮東堡砦
屯田所過安輯流亡金主襲新立申舊好廷臣多附和

議俊卿奏和戎本非得己若以得故疆爲實利得之未必能守是亦虛文而已今不若先正名名正則國威疆歲幣可損因陳選將練兵屯田減租之策擇文臣有膽略者爲參佐俾察軍政習戎務以儲將材孝宗受禪言爲國之要有三用人賞功罰罪所以行之者至公而已願留聖意遷中書舍人時孝宗志在興復方以闡外事屬張浚以俊卿忠義沉靖有謀以本職充江淮宣撫判官兼權建康府事奏曰吳璘孤軍深入敵悉衆拒戰久不決危道也兩淮事勢已急盍分遣舟師直擣山東彼必還師自救而璘得乘勝定關中我及其未至潰其腹

心此不世之功也會主和議方堅詔璘班師亦召俊卿奏陳十事定規模振紀綱勵風俗明賞罰重名器遵祖宗之法蠲無名之賦隆興初元建都督府俊卿除禮部侍郎參贊軍事張浚初謀大舉北伐俊卿以爲未可會謀報敵聚糧邊地諸將以爲秋必至宜先其未動舉兵浚乃請于朝出師已而邵宏淵果以兵潰俊卿退保揚州主和議者幸其敗橫議搖之浚上疏待罪俊卿亦乞從坐詔貶兩秩諫臣尹穡附思退議罷浚都督改宣撫使治揚州俊卿奏浚果不可用別屬賢將若欲責其後効降官示罰古法也今削都督重權寘揚州死地如有

奏請臺諫沮之人情解體尚何後効之圖議者但知惡浚而欲殺之不復爲宗社計願下詔戒中外協濟使浚自効疏再上上悟卽命浚都督且召爲相卒爲思退稽所擠遣視師江淮俊卿累章請罪以寶文閣待制知泉州請祠提舉太平興國宮思退旣竄太學諸生伏闕下乞召俊卿乾道元年入對上勞撫之因極論朋黨之弊除吏部侍郎同修國史論人才當以氣節爲主氣節者小有過當容之邪佞者甚有才當察之錢端禮起戚里爲參政窺相位甚急館閣之士上疏斥之端禮遣客密告俊卿已卽相當引共政深拒不聽翌日進讀寶訓適

及外戚因言本朝家法外戚不預政有深意陛下宜謹守上首肯端禮憾之知建康府逾年授吏部尚書時上未能屏鞠戲將游獵白石俊卿引漢桓靈唐敬穆及司馬相如之言力以爲戒上喜曰備見忠讜朕決意用卿矣朕在藩邸知卿爲忠臣俊卿拜謝受詔館金使遂拜同知樞密院事時曾覲龍大淵怙舊恩竊威福士大夫頗出其門及俊卿館伴大淵副之公見外不交一語大淵納謁亦謝不接洪邁白俊卿入言鄭聞除右史某當除某官信乎詰所從邁以淵覲告具以邁語質於上上曰朕曷嘗謀及此輩必竊聽得之有旨出淵覲中外稱

快金移文邊吏取前所俘俊卿請報以誓書云俘虜叛
亡是兩事俘虜發已多叛亡不應遣且本朝兩淮民土
國俘虜亡慮數萬本朝未嘗以爲言恐壞和議使兩境
民不安或至交兵則屈直勝負有在矣鎮江軍帥戚方
刻削軍士俊卿奏內臣中有主方者當併懲之卽詔罷
方以內侍陳瑤李宗回付大理究賊狀十一月當郊而
雷上內出手詔戒飭大臣葉顥魏杞坐罷俊卿參知政
事時四明獻銀鑛將召冶工卽禁中鍛之俊卿奏不務
帝王之大而屑屑有司之細恐爲有識所窺從官梁克
家莫濟俱求補外俊卿奏二人皆賢其去可惜於是劾

奏洪邁姦險讒佞不宜在左右罷之減福建鈔鹽罷江
西和糴廣西折米鹽錢蠲諸道宿逋金穀錢帛以巨萬
計於是政事稍歸中書矣龍大淵死上憐曾覲欲召之
俊卿曰自出此兩人中外莫不稱頌今復召必大失天
下望臣請先罷遂不召殿前指揮使王琪被旨按視兩
淮城壁還薦和州教授劉甄夫得召俊卿言琪薦兵將
官乃其職教官有才何預琪事會揚州奏琪傳旨增築
城已訖事俊卿請於上未嘗有是命俊卿曰若詐傳上
旨非小故奏言人主萬幾豈能盡防閑所恃者紀綱號
令賞罰耳不誅琪何所不爲琪削秩罷官先是禁中密

旨直下諸軍宰相多不預聞內官張方事覺俊卿奏自
今百司承御筆處分事須奏審方行從之既而以內諸
司不樂收前命俊卿言張方王琪事聖斷已明忽諭臣
曰禁中取一飲一食必待申審豈不留滯臣所慮者命
令之大如三衙發兵戶部取財豈爲宮禁細微事臣等
備數出內陛下命令耳凡奏審欲取決陛下非臣欲專
之且非新條申舊制耳已行復收中外惶惑恐小人以
疑似激聖怒上曰朕豈以小人言疑卿等耶同知樞密
院事劉珙進對爭辨激切忤旨既退手詔除珙端明殿
學士奉外祠俊卿卽藏去密具奏卽日奏劄臣實草定

以爲有罪臣當先罷珙之除命未敢奉詔陛下卽位以
來納諫諍體大臣皆盛德事今珙以小事獲罪臣恐自
此大臣皆阿順持祿非國家福上色悔久之命珙帥江
西俊卿退自劾上手札留之且曰卿雖百請朕必不從
四年十月制授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
密使俊卿以用人爲己任所除吏皆一時選獎廉退抑
奔競或才可用資歷淺密薦於上未嘗語人每接朝士
及牧守自遠至必問以時政得失人才賢否虞允文宣
撫四川俊卿薦其才堪相五年正月上召允文爲樞密
使至則以爲右相俊卿爲左相允文建議遣使金以陵

寢爲請俊卿面陳復手疏以爲未可上御弧矢弦激致
目眚六月始御便殿俊卿疏曰陛下經月不御外朝口
語籍籍皆輔相無狀不能先事開陳虧損聖德陛下憂
勤恭儉清靜寡欲前代英主所不能免者皆屏絕顧於
騎射之末猶未能忘臣知非樂此志圖恢復故俯而從
事以閱武備激士氣耳願陛下任智謀明賞罰恢信義
則英聲義烈不越尊俎固已震懼敵人於萬里之遠豈
待區區騎射於百步間哉陛下一身宗社生靈之休戚
繫焉願以今日之事永爲後戒曾覲官滿當代俊卿預
請處以浙東總管上曰覲意似不欲爲此官俊卿曰前

此陛下去二人公論甚愜願捐私恩伸公議覲快快而
去樞密承旨張說爲親戚求官憚俊卿不敢言會在告
請於允文得之俊卿聞敕已出語吏留之說皇恐來謝
允文亦愧猶爲之請俊卿竟不與說深憾之吏部尚書
汪應辰與允文議事不合求去俊卿數奏應辰剛毅正
直可爲執政上初然之後竟出應辰守平江自是上意
鄉允文而俊卿亦數求去明年允文復申陵寢之議上
手札諭俊卿俊卿奏陛下痛念祖宗思復故疆臣雖疲
駑豈不知激昂仰贊聖謨然於大事欲計其萬全俟一
二年間吾之事力稍充乃可不敢迎合意指誤國事卽

杜門請去以觀文殿大學士帥福州陛辭猶勸上遠佞親賢修政攘敵泛使未可輕遣既去允文卒遣使終不得要領曾覲亦召還建節鉞躋保傅而士大夫莫敢言俊卿至福州政尚寬厚嚴於治盜海道晏清以功進秩轉運判官陳峴建議改行鈔鹽法俊卿移書宰執極言福建鹽法與淮浙異遂不果行明年請祠提舉洞霄宮歸第弊屋數楹怡然不介意淳熙二年再命知福州累章告歸除特進起判建康府兼江東安撫召對垂拱殿命坐賜茶因從容言曰將帥當由公選臣聞諸將多以賄得曾覲王抃招權納賄進人皆以中批行之賊吏已

經結勘而內批改正將向所勸懲上曰卿言甚當朝辭奏曰去國十年見都城穀賤人安惟士大夫風俗大變上曰何也俊卿曰向士大夫奔覲抃之門十纔一二尚畏人知今則公然趨附已七八不復顧忌矣人材進退由私門大非朝廷美事上曰抃則不敢覲雖時或有請朕多抑之自今不復從矣俊卿曰此曹聲勢既長侍從臺諫多出其門毋敢爲陛下言臣恐壞朝廷紀綱廢有司法度敗天下風俗累陛下聖德命二府飲餞浙江亭俊卿去建康十五年父老喜其再來爲政寬簡罷無名之賦時御前多行白劄用左右私人持送俊卿奏非便

上手札獎諭除少保判建康府如故八上章告老以少
師魏國公致仕十三年十一月薨年七十四方屬疾手
書示諸子云遺表止謝聖恩勿祈恩澤及功德勿請諡
樹碑上聞嗟悼輟視朝贈太保命本路轉運司給葬事
賜諡正獻俊卿孝友忠敬得於天資清嚴好禮終日無
惰容平居恂恂若不能言而在朝廷正色危論分別邪
正斥權勢無顧避凡所奏請關治亂安危之大者雅善
汪應辰李燾尤敬朱熹屢嘗論薦其薨也熹不遠千里
往哭之又狀其行有集二十卷子五人必有志于學終
承奉郎朱熹爲銘其墓必自有傳

虞允文字彬甫隆州仁壽人父祺登政和進士第仕至
太常博士潼川路轉運判官允文六歲誦九經七歲能
屬文以父任入官丁母憂哀毀骨立旣葬朝夕哭墓側
墓有枯桑兩鳥來巢念父之鰥且疾七年不調跬步不
忍離左右父死紹興二十三年始登進士第通判彭州
權知黎州渠州秦檜當國蜀士多屏棄檜死高宗欲收
用之中書舍人趙達首薦允文召對謂人君必畏天必
安民必法祖宗又論士風之弊以文章進必抑其輕浮
以言語進必黜其巧僞以政事進必去其苛刻庶可任
重致遠且極論四川財賦科納之弊上嘉納之除祕書

漢書四十年代
先史卷三十三
九

丞累遷禮部郎官金主亮修汴已有南侵意王綸還言敵恭順和好湯思退再拜賀置邊備不問及金使施宜生頗泄敵情張燾密奏之亮又隱畫工圖臨安湖山以歸亮賦詩情益露允文上疏言金必敗盟兵出有五道願詔大臣豫思備禦時三十年正月也十月借工部尚書充賀正使與館伴賓射一發破的衆驚異之允文見運糧造舟者多辭歸亮曰我將看花洛陽允文還奏所見及亮語申言淮海之備除中書舍人直學士院三衙管軍以宦寺充承受允文言自古人主大權不移於姦臣則落於近倖秦檜盜權十有八年檜死權歸陛下適

來三衙交結中官宣和明受厥鑒未遠上大悟立罷之金使王全高景山來賀生辰口傳亮悖慢語欲得淮南地索將相大臣議事於是召三衙大將趙密等議舉兵侍從臺諫集議宰臣陳康伯傳上旨今日更不問和與守直問戰當如何遣成閔爲京湖制置使將禁衛五萬禦襄漢上流允文曰兵來不除道敵爲虛聲以分我兵戍其出淮姦謀爾不聽卒遣閔七月金主亮徙汴允文復語康伯閔軍約程在江池宜令到池者駐池到江者駐江若敵兵出上流則荆湖之軍捍於前江池之軍援於後若出淮西則池之軍出巢縣江州軍出無爲可爲

淮西援是一軍而兩用之康伯然其說而閔軍竟屯武昌九月金主命李通爲大都督造浮梁于淮水上金主自將兵號百萬瓊帳相望鉦鼓之聲不絕十月自渦口渡淮先是劉錡措置淮東王權措置淮西至是權首棄廬州錡亦回揚州中外震恐上欲航海陳康伯力贊親征是月戊午樞臣葉義問督江淮軍允文參謀軍事權又自和州遁歸錡回鎮江盡失兩淮矣十一月壬申金主率大軍臨采石而別以兵爭瓜洲朝命成閔代錡李顯忠代權錡權皆召義問被旨命允文往蕪湖趣顯忠交權軍且犒師采石時權軍猶在采石丙子允文至采

石權已去顯忠未來敵騎充斥我師三五星散解鞍束甲坐道旁皆權敗兵也允文謂坐待顯忠則誤國事遂立招諸將勉以忠義曰金帛告命皆在此待有功衆曰今既有主請死戰或曰公受命犒師不受命督戰他人壞之公任其咎乎允文叱之曰危及社稷吾將安避至江濱見江北已築高臺對植絳旗二繡旗二中建黃屋亮踞坐其下謀者言前一日刑白黑馬祭天與衆盟以明日濟江晨炊玉麟堂先濟者予黃金一兩時敵兵實四十萬馬倍之宋軍纔一萬八千允文乃命諸將列大陣不動分戈船爲五其二並東西岸而行其一駐中流

藏精兵代戰其二藏小港備不測部分甫畢敵已大呼
亮操小紅旗麾數百艘絕江而來瞬息抵南岸者七十
艘直薄宋軍軍小卻允文入陣中撫時俊之背曰汝膽
略聞四方立陣後則兒女子爾俊卽揮雙刀出土殊死
戰中流官軍亦以海鱗船衝敵舟皆平沉敵半死半戰
日暮未退會有潰軍自光州至允文授以旗鼓從山後
轉出敵疑援兵至始遁又命勁弓尾擊追射大敗之僵
尸凡四千餘殺萬戶二人俘千戶五人及生女真五百
餘人敵兵不死于江者亮悉敲殺之怒其不出江也以
捷聞犒將士謂之曰敵今敗明必復來夜半部分諸將

分海舟縋上流別遣兵截楊林口丁丑敵果至因夾擊
之復大戰焚其舟三百始遁去再以捷聞旣而敵遣僞
詔來諭王權似有宿約允文曰此反間也仍復書言權
已寘典憲新將李世輔也願一戰以決雌雄亮得書大
怒遂焚龍鳳車斬梁漢臣及造舟者二人乃趨瓜洲漢
臣教亮濟江者也顯忠至自蕪湖允文語之曰敵入揚
州必與瓜洲兵合京口無備我當往公能分兵相助乎
顯忠分李捧軍萬六千往京口葉義問亦命楊存中將
所部來會允文還建康卽上疏言敵敗於采石將徼幸
於瓜洲今我精兵聚京口持重待之可一戰而勝乞少

宋史卷三十三 列傳
三
緩六飛之發甲申至京口敵屯重兵滁河造三牖儲水深數尺塞瓜洲口時楊存中成閔邵宏淵諸軍皆聚京口不下二十萬惟海鱸船不滿百戈船半之允文謂遇風則使戰船無風則使戰艦數少恐不足用遂聚材治鐵改修馬船爲戰艦且借之平江命張深守滁河口扼大江之衝以苗定駐下蜀爲援庚寅亮至瓜洲允文與存中臨江按試命戰士踏車船中流上下三周金山回轉如飛敵持滿以待相顧駭愕亮笑曰紙船耳一將跪奏南軍有備不可輕願駐揚州徐圖進取亮怒欲斬之哀謝良久杖之五十乙未亮爲其下所殺初亮在瓜洲

聞李寶由海道入膠西成閔諸軍方順流而下亮愈怒還揚州召諸將約三日濟江否則盡殺之諸將謀曰進有滄殺之禍退有敵殺之憂奈何有萬戴者曰殺郎主與南宋通和歸鄉則生矣衆曰諾亮有紫茸細軍不臨陣恒以自衛衆患之有蕭遮巴者給之曰淮東子女玉帛皆聚海陵且嗾使往細軍去而亮死丙申敵人退屯三十里遣使議和己亥奏聞召入對上慰藉嘉歎謂陳俊卿曰虞允文公忠出天性朕之裴度也詔免扈從往兩淮措置允文至鎮江奏收兩淮三策不報明年正月上至建康尋議回鑿詔以楊存中充江淮荆襄路宣撫

使允文副之給舍繳存中除命於是允文克川陝宣諭使陞辭言金亮旣誅新主初立彼國方亂天相我恢復也和則海內氣沮戰則海內氣伸上以爲然允文至蜀與大將吳璘議經略中原璘進取鳳翔復鞏州金治兵爭陝西新復州郡蜀士欲棄之允文持不可孝宗受禪朝臣有言西事者謂官軍進討東不可過寶雞北不可過德順且欲用忠義人守新復州郡官軍退守蜀口允文爭之不得吳璘遂歸河池蓋用參知政事史浩議欲盡棄陝西臺諫袁季任古附和其說允文再上疏大略言恢復莫先於陝西陝西五路新復州縣又係於德順

之存亡一旦棄之則窺蜀之路愈多西和階成利害至重前後凡十五疏且移書陳康伯康伯牽於同列不能回也上將召允文問陝西事執政忌其來以顯謨閣直學士知夔州尋又命奏事隆興元年入對史浩旣素主棄地及拜相亟行之且親爲詔有曰棄雞肋之無多免狼心之未已允文入對言今日有八可戰上問及棄地允文以笏畫地陳其利害上曰此史浩誤朕以敷文閣待制知太平州尋除兵部尚書湖北京西宣撫使改制置使時朝廷遣盧仲賢使金議和湯思退又欲棄唐鄧海泗手詔謂唐鄧非險要可寘度外允文五上疏力爭

思退怒卽奏曰此皆以利害不切於己大言誤國以邀美名宗社大事豈同戲劇上意遂定思退陽請召允文實欲去之也允文上印猶以四州不可棄爲請乞致仕詔以顯謨閣學士知平江府思退竟決和議割唐鄧二年金兵復至思退貶上海不用允文言陳俊卿亦薦允文堪大用除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乾道元年拜參知政事兼知樞密院事是秋金遣完顏仲有所議偃蹇不敬允文請斬之廷有異論不果會錢端禮受李宏王帶事連允文爲御史章服所論罷政奉祠西歸三年二月召至闕除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吳璘卒議

擇代上諭允文曰吳璘旣卒汪應辰恐不習軍事無以易卿凡事不宜效張浚迂闊軍前事卿一一親臨之卽拜資政殿大學士四川宣撫使尋詔依舊知樞密院事歸蜀一月召至闕不數月復使蜀太上賜御書聖主得賢臣頌上又爲之製跋陛辭復以所御雙履及甲冑賜焉過郢奏築黃鴈山城過襄陽奏修府城八月至漢中又往沔陽九月至益昌先被手詔戒九事泊至蜀悉奉而行尤以軍政爲急又奏閱實諸軍第其壯怯爲三上備戰中下備輜重老者少者不預汰兵凡萬人減緡錢四百萬汰去兵有勞績者置員闕處之興洋義士民兵

也紹興初以七萬計大散之戰將不授甲驅之先官軍
死亡畧盡命利帥晁公武覈實得二萬三千九百餘人
又得陝西弓箭手法參紹興制爲一書俾將吏守之以
馬政付張松奏依舊制分茶馬爲川秦司初在樞府蕭
遮巴以刷軍中人爲言允文嘗奏諭三衙撫存之至是
金洋興元歸正人二萬遮道訴繫縲之苦允文分給官
田俾咸振業欲給敵將姜挺白沂遵御札募鞏人王嗣
祖結外蕃以圖金人又得蕃僧六彪者偕往竟無成說
時邛蜀十四郡告饑荒政凡六十五事劾倅獻羨錢五
萬郤之五年八月拜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

密使允文多薦知名士如洪适汪應辰及爲相籍人才
爲三等有所見聞卽記之號材館錄凡所舉上皆收用
如胡銓周必大王十朋趙汝愚晁公武李燾其尤章明
者也上以兵冗財匱爲憂允文與陳俊卿議革三衙雜
役汰冗籍三軍無怨言六年陳俊卿以奏留龔茂良忤
上意上震怒甚俊卿待命浙江亭兩日不報允文請對
極論體貌之道疊拜榻前遂命判福州詔以范成大爲
祈請使爲陵寢故金不從且諜報欲以三十萬騎奉遷
陵寢來歸中外洶洶荆襄將帥皆請增戍允文謂金方
懲亮決不輕動不過以虛聲撼我耳遂奏止之朝論紛

然允文屹不動敵卒無他自莊文太子薨儲位未定允文上疏且屢懇陳七年正月上兩宮尊號議始定下詔皇第三子恭王惇立爲皇太子皇子愷以雄武保寧軍節度使判寧國府皇太子尋尹臨安侍衛馬軍司牧地舊在臨安允文謂地狹不利芻牧請令就牧鎮江緩急用騎過江便三軍有怨語其後言者以此爲言胡銓以臺評去允文奏留之經筵銓薦朱熹上問允文識熹否允文謂熹不在程頤下遂召熹熹不至檢鼓院以六條抑上書人允文力言不可從之會慶節金使烏林荅天錫入見金主瑁也驕倨甚固請上降榻問金主起居上

不許天錫跪不起侍臣錯愕失措允文請大駕還禁中且諭之曰大駕旣興難再御殿使人來且隨班上壽金使慚而退上以僕射名不正改爲左右丞相八年二月授允文特進左丞相兼樞密使梁克家爲右丞相允文嘗舉克家自代上不許是月以病乞解機政又薦克家靖重有宰相器至是始同相手詔付允文曰朕方欲武臣爲樞密曹勛如何允文謂勛人品卑凡不可用旣而以張說簽書樞密院事右正言王希呂與臺官交劾之上怒希呂甚手詔與遠惡監當允文繳回上益怒梁克家曰希呂論張說臺綱也左相救希呂國體也上怒稍

解卒薄希呂之罰四月御史蕭之敏劾允文允文上章待罪上過德壽宮太上曰采石之功之敏在何許毋聽其去上爲出之敏且書扇製詩以留之允文言之敏端方請召歸以闢言路上謂其言寬厚命曾懷書之時政記上命選諫官允文以李彥穎林光朝王質對三人皆鯁亮又以文學推重於時故薦之久不報曾覲薦一人賜第擢諫議大夫允文克家爭之不從允文力求去授少保武安軍節度使四川宣撫使進封雍國公陛辭上諭以進取之方期以某日會河南允文言異時戒內外不相應上曰若西師出而朕遲回卽朕負卿若朕已動

而卿遲回卽卿負朕上御正衙酌酒賦詩以遣之且賜家廟祭器九年至蜀大軍月給米一石五斗不足贍其家允文捐宣司錢三十萬易米計口增給立戶馬七條括民馬奏選良家子以儲戰用初北界有寇隣者擁衆數萬在商虢間允文秉政日納款迨至蜀復遣人致書允文不報羈縻之而已旣而隣謀覺金密遣人捕之葉衡奏聞允文上疏自辨因請納祿不報上嘗謂允文曰丙午之耻當與丞相共雪之又曰朕惟功業不如唐太宗富庶不如漢文景故允文許上以恢復使蜀一歲無進兵期上賜密詔趣之允文言軍需未備上不樂淳熙

元年薨後四年上幸白石大閱見軍皆少壯謂輔臣曰
虞允文行沙汰之効也尋詔贈太傅賜諡忠肅允文姿
雄偉長六尺四寸慷慨磊落有大志而言動有則度人
望而知爲任重之器早以文學致身臺閣晚際時艱出
入將相垂二十年孜孜忠勤無二焉嘗注唐書五代史
藏于家有詩文十卷經筵春秋講義三卷奏議二十二
卷內外志十五卷行于世子三人公亮公著杭孫孫八
人皆好修唯剛簡最知名嘉定中召不至終利路提點
刑獄

辛次膺字起季萊州人幼孤從母依外氏王聖美於丹
徒俊慧力學日誦千言甫冠登政和二年進士第歷官
爲單父丞值山東亂舉室南渡屬閩寇范汝爲陷建州
宰相呂頤浩以次膺宰蒲城遏賊衝比至寇黨熊志寧
已焚其邑於是披荆棘坐瓦礫中安輯吏民料丁壯治
器械阨險阻號令不煩邑民便之數月韓世忠破賊復
建州除審計司餘黨范黑龍破隣邑閩帥張守檄次膺
俟賊平而後行乃募鄉兵習彊弩賊至與之夾水而陣
矢齊發賊奔潰生致首領五人餘悉宥之用參政孟庾
薦召對奏用人貴於務實施令在於必行遷駕部願敕
郡邑省耕薄征務農抑末又奏中原之人棄墳墓生業

從巡江左飢寒殞仆願加存拊可以堅中原後后之心
遷吏部郎湖北運判中途召還見高宗于建康行宮首
言救世之弊上稱善敕以所奏榜朝堂擢右正言奏願
閱兵將親簡拔攬恩威之柄使人人知朝廷之尊左右
近習久則干政願杜其漸兵連不解十年于茲一歲用
錢三十萬米四百萬石諸路常賦僅足支其半餘悉取
諸民乞罷不急之務節姑息之澤省冗官汰悞兵韓世
忠男直祕閣次膺奏曰攻城野戰世忠功也其子何與
石渠東觀圖書府也武功何與倖門一啟援例者衆又
奏今主議者見小利忽大計偏師偶勝遽思進討便謂

攻爲有餘警奏稍聞首陳退舍便謂守爲不足願嚴紀
律謹烽燧明間探上皆信納聞韓世忠將自楚州移軍
鎮江復陳可慮者五王倫使北請和次膺言宣和海上
之約靖康城下之盟口血未乾兵隨其後今日之事當
識其詐時秦檜在政府爲其妻兄王仲薏敘兩官次膺
劾仲薏奴事朱勔投拜金酋罪在不赦又劾知撫州王
喚違法佃官田不輸租其父仲山先知撫州屈膝金人
喚繼其後何顏見吏民喚檜之妻兄也章留中次膺再
論之曰近臣奏二人繼聞追寢除命是皆檜容私營救
陛下曲從其欲國之紀綱臣之責任一切廢格借使貴

連宮掖親如肺腑寵任非宜臣亦得論之而大臣之姻
婭乃不得繩之耶望陛下奮乾剛之威戒蒙弊之漸求
去除直祕閣湖南提刑先是湖南賊龍淵李朝擁衆數
萬據衡之茶陵檜匿不奏乃以見闕處次膺陛辭上曰
卿以將母爲請朕不得留湖湘風物甚佳且無盜賊職
名異恩卒歲當召旣抵長沙賊勢方張戍將抽回始悟
檜欲陷之卽單車趨茶陵擒賊驍將戮之募賊黨毛義
龍麟等齎榜諭以朝廷抽回戍將務欲招安宜亟降待
以不死龍淵李朝相繼降仍請料精銳可得禁旅萬餘
次膺笑曰是皆吾民正當棄兵甲持鋤耰趣令復業奏

茶陵爲軍金好成赦書至衡陽次膺極陳其詐略曰臣
昨在諫列嘗數論金人變詐無常願陛下爲宗社生靈
深慮近觀卽報樞密院編修官胡銓妄議和好歷詆大
臣除名遠竄已而得銓書藁乃知朝廷遽欲屈己稱藩
臣未知其可大臣懷姦固位不恤國計媿嬰趨和謬以
爲便臣不知天下之人以爲便乎父之讎不與共戴天
兄弟之讎不反兵棄讎釋怨盡除前事降萬乘之尊以
求說於敵天下之人果能遂亡怨痛以從陛下之志乎
書奏不報金陷三京次膺罷奉祠秦檜以其負重名欲
先移書當稍收用次膺笑而不答閱十六年貧益甚亡

毫髮求於人檜死起知婺州三日被召至國門以足疾求去加祕閣修撰還郡再召見歷言仇怨當國老母幾委溝壑因奏國本未立上改容曰誰可次膺曰知子莫若父上稱善擢權給事中蔣璨權戶部侍郎次膺駁璨不守正事交結出璨知平江御史中丞湯鵬舉劾次膺假權報怨除待制宮觀起知泉州移福建帥丁母憂乞納祿孝宗卽位手詔趣召既至奏陛下用賢必考覈事功勿以一人譽用之一人毀去之出令要無反汗納善要如轉圜練兵恤民經理兩淮使敵不能乘虛而入是日除御史中丞朝德壽宮高宗一見謂惜閒卿於彊健

時上將以春饗迎高宗詣延祥觀幸玉津園次膺奏欽宗服未終方停策士且金人嫚書甫至意在交兵矧原野間禁衛稀少當過爲之慮兼一出費十數萬緡曷若以資兵食時兩淮盡爲荒野次膺奏乞集遺屯歸業借種牛或令在屯兵從便耕種此足兵良法至若成閔之貪饗湯思退之朋附葉義問之姦罔皆以次論劾每章疏一出天下避之上方厲精政事次膺每以名實爲言多所裨益呼其官不名隆興改元三月同知樞密院事符離之師捷奏日聞次膺手疏千言乞持重未幾軍果潰及見上顏色不樂奏言師潰而歸張浚彈壓必無他

此上天大儆戒於陛下上歎其先見拜參知政事以疾力祈免且奏曰王十朋除侍史雖上親擢天下皆知臣嘗薦其賢湯思退召將至亦知臣嘗疏其姦臣不引避人其謂何除資政殿學士提舉洞霄宮陛辭賜茶甚惜其去次膺奏臣與思退理難同列上曰有謂湯思退可用者次膺奏今日之事恐非思退能辦思退固不足道竊恐誤國家事乾道六年閏五月卒年七十九次膺孝友清介立朝謇諤仕宦五十年無絲毫枉吏議爲政貴清靜先德化所至人稱其不煩善屬文尤工於詩微思論曰孝宗志恢復特任張浚俊卿斥姦黨明公道以爲

之佐洎居中書知無不爲言無不盡蓋其立志一以先哲爲法非他相可擬也允文許國之忠炳如丹青金庶人亮之南侵其鋒甚銳中外倚劉錡爲長城錡以病不克進師允文儒臣奮勇督戰一舉而挫之亮乃自斃昔赤壁一勝而三國勢成淮淝一勝而南北勢定允文采石之功宋事轉危爲安實係乎此及其罷相鎮蜀受命興復剋期而往志雖未就其能慷慨任重豈易得哉次膺力排羣邪無負言責涖政不煩居約有守晚再立朝謇諤尤著南渡直言之臣宜爲首稱焉

此上天大啟... 參知政事以疾
 嘗謂大蕃南鄭直言之田宜為首蘇... 天下皆知臣
 謂大特屢保無負言責... 不取... 再立...
 與... 志... 未... 其... 重... 豈... 豈...
 不... 宋... 事... 轉... 為... 安... 實... 乎... 此... 又... 其... 蹟... 跡... 驗... 受... 命...
 表... 望... 一... 而... 三... 國... 變... 如... 斯... 嗚... 一... 而... 南... 北... 雙... 家... 文... 采...
 京... 雖... 允... 文... 謝... 亞... 奮... 興... 奮... 一... 舉... 而... 對... 之... 亮... 以... 自... 獲... 昔...
 入... 京... 之... 南... 對... 其... 益... 甚... 餘... 中... 伏... 尚... 隆... 餘... 為... 身... 效... 論... 以... 辭... 不...
 晉... 為... 志... 非... 出... 師... 可... 戮... 出... 允... 文... 精... 固... 之... 忠... 兩... 收... 供... 青... 金... 煎...
 宋史卷三百八十二無不為言無不盡蓋其立志... 以... 夫

宋史卷三百八十二考證

虞允文傳趙達○按趙達當是趙達然達傳無薦允文
 之事及考別本以舍人陸達薦存參

宋史卷三百八十三考證

宋史卷三百八十三考證

宋史卷三百八十三考證

宋史卷三百八十三考證

宋史卷三百八十三考證

宋史卷三百八十三考證

宋史卷三百八十三考證

宋史卷三百八十三考證

宋史卷三百八十三考證

宋史卷三百八十三考證

宋史卷三百八十三考證

